

Jian

# 蕉風

双月刊

465

BULANAN CHAO FOON (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

九五年三、四月号

MAC / APR 1995

RM1.50







## 泥山上最后一只狢狢

为了增产，公司决定把厂后那座泥山铲平，增建新厂。

铲山工程如火如荼地在进行中。每天，都有几架铲泥机和几辆载泥罗里，在泥山上进行铲泥和搬运泥土的工作。工程进行得很快。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泥山已被铲了大半。

对这座泥山，我不是挺熟悉的。我仅往往在工余闲

暇，才独自一人爬上这座泥山，远眺风景。不过，平心而论，在这座山上，也没有什么风景可供欣赏了。因为在它四周围的土地，都已铲平，建了许多工厂。眺目四望，只能看见许多工厂，烟囱冒着浓烟，天空迷濛一片，使人有分辨不出东南西北的方向的感觉来。只是，它是这地区仅有的一座泥山，我仍喜欢独自一人，爬上巔

峰，作聊胜于无的远眺。

在铲山工程未曾进行之前，这座泥山，还是这里唯一的青葱地带。山上长着树林，野花、杂草。我就是喜欢爬上山来。看看树木、野花、杂草；偶而，还可以看到几只小蝴蝶，在野花丛中飞来飞去。更令人惊喜的，是偶而还可以看到有小鸟唧草筑窝。每当看到小鸟唧草筑窝，我心中就默默地对它

们说：“快筑吧！再过不久，你们将找不到筑窝的地方了！”

真想不到这无心的预言来得这么快。在铲山工程进行泰半的时候我又爬上山来。这时，我发现到山上的树木都被推倒，野草被铲除，野花不见了，更看不到那几只翩翩而飞的小蝴蝶。我还关切地寻觅：小鸟的窝呢？它的窝里有没有蛋？它的孩子孵出来了没有？站在被铲秃了头的泥山上，我相信我的问题是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因为此刻山秃了，还被铲去一角，那些被铲掉的山土都被搬去填在山脚下低洼处。也许那些蝴蝶的卵，小鸟的窝，还有野草、野花的根，都已经混在被搬走的山泥里，永远再也见不到天日了。

我心中好像失落了什么似地在泥山上走着。当我走到一堆尚未被推走的树干旁边，忽然我看到有一团东西，在一段粗大的树干旁蠕蠕而动，心中感到好奇，便行近一看，原来那是一只狢狢。它的体积不大，从头到尾不过两尺来长，满身鳞片，正以它尖小的头，努力地要钻进树干下的空隙间。

狢狢，在我国还是受保护的动物呢，属于稀有动物。从前，我住在山间，这

种动物倒不是罕见。不过，老一辈子的人都将它视为不祥之物。他们相信，见了狢狢，就非倒霉不可。不过，山里的人，也有将它视为珍贵的补品。尤其是活捉狢狢，生杀而喝其鲜血，可以治疗哮喘病。还有它的鳞片，也是治疗痔疮非用不可的药引。我因为没有哮喘病，没喝过狢狢的鲜血。不过，却吃过狢狢的肉，炒熟之后，粗糙并带着弹性，倒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只是，在故乡的山林被开发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小动物了。真想不到在这片开发中的土地，我竟又看到这稀有的小动物，倒又给我带来另一个惊喜。

只是，在我眼前的这只狢狢，仿佛受了伤，任它如何努力，也钻不入树干下的空隙里。同时，我心中也浮起一个念头：在这座泥山上，铲泥工程在进行着。在我面前的这堆杂树干，不久也将被搬走。到时，泥山上将是光秃秃的，必定是寸草不生。届时，这只小狢狢，将要匿身何处？如果它失去了匿身之处，它又将如何在这到时厂房林立的地方生存下去？想到这点，我心中油然而生起一股怜悯之心，寻思着如何给这只小狢狢寻找一个安身之处。

可是，齐目四望，附近的山林都被开发了，建了许多工厂，实在没有它的藏身之处。我想起了动物园，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也许可以向它们寻找协助。只是，又回心一想：这只狢狢，仅是一只小动物，值得去惊动人家吗？

这件事就这么地蹉跎过去。几天后，我又走上泥山，在一条车道旁，又看见那只小狢狢。这次，我看到的是它的尸首，只见它的舌头长长地伸在车道旁，嘴里冒着鲜血，料想它也许是被那一个粗心的泥车司机辗死了。

看着它，我为泥山上这最后一只狢狢哀悼。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拓  
许友彬  
小黑  
朵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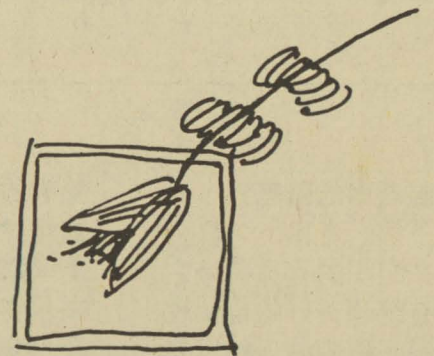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 目 录

<b>【王德志专页】</b>		23
<b>【彩色文章】</b>		
泥山最后一只狢猯	雨 川	封面内页
流水寄情	许心伦	封底内页
掌声	叶 明	封底
<b>【编辑人语】</b>	<b>编 者</b>	3
<b>【散文】</b>		
要识桃源此处寻	张先瑞	4
我相思的城	李国七	16
在水一方	秦 林	18
<b>【诗】</b>		
台上台下 \ 周日晨	许志明	20
三名女子	欧宗敏	21
<b>【评论】</b>		
生机与危机并存：浅论马来西亚 华文文学的现状和前景	岳玉杰	46
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	黄万华	53
<b>【微型小说】</b>		
药渣	沈祖连	60
关于修改《西游记》的意见	张记书	61
防不胜防	连哲宁	62
<b>【封面图画】</b>		
鹅群 (彩墨)	赖瑞龙	

## 【编辑人语】

# 有所期待



好象在许多塑胶花中发现一朵清新的百合。王德志的文章与图画带来了惊喜。为他做一个专辑，希望锦上添花，在他洋溢的才华上加多一点点信心。他还很年轻，再多几年的努力，一定会令人刮目相看。

本刊编者朵拉于去年十二月底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泉州华侨大学的黄万华副教授曾经表示将会率领几位学生深入研究马华文学，探讨个别作家的风格、成就与影响，同时准备用几年时间撰写一本马华文学史。有关的详细情形，请参阅本期第 52 页。黄先生并且表示，当他们收到作家们寄赠华侨大学的作品后，将会马上通告作者研究的题目与范围，这是颇为难得的作学问的态度，希望本地作家会积极反应。

国外作家，学者对我们的作品越来越认真看待，使我不禁再一次想起马华文坛贫乏的文学评论。相对于马华文坛，我们也是一样要感到汗颜。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始，才会有一个完善的系统，学者与作家相濡以沫，企业家尊重作家，好好发展马华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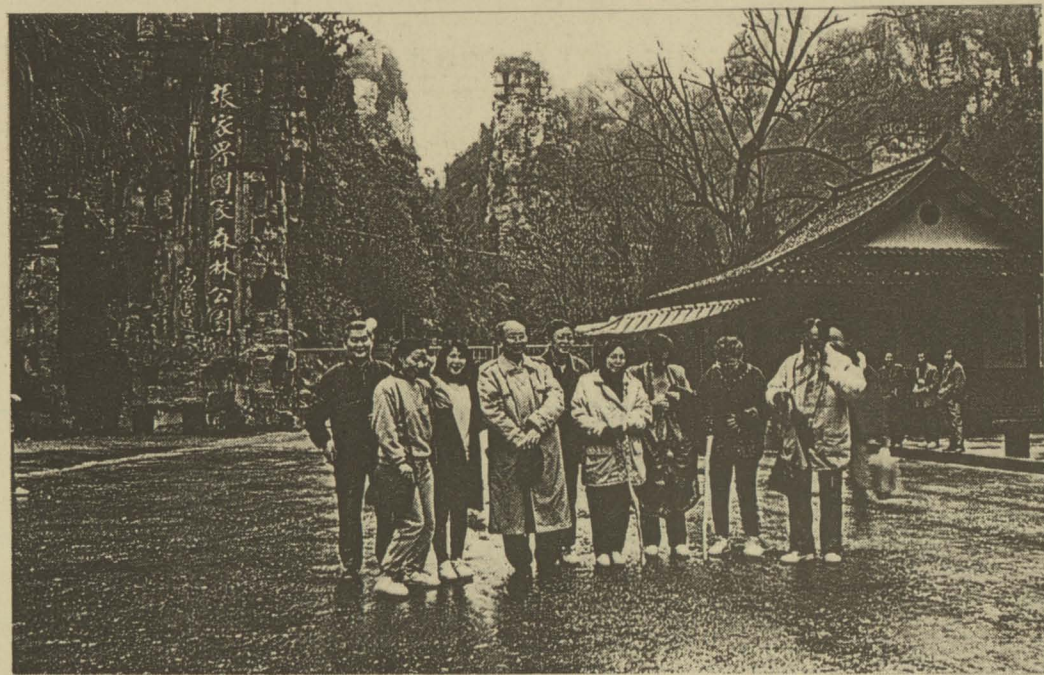
# 要识桃源此处寻

## 张家界记游

中国湖南的张家界，号称“天下第一奇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曾夸它“是具有绝顶美好的自然现象、地层、地貌的自然风景区”，“在规模、数量、品类以及植被、活水量、石峰

轮廓的垂直度诸方面”都分别超过了美国的大峡谷等几个国家公园和西澳大利亚班来尔突出的砂石峰地区，以及中国国内其他的所有地区。自1981年香港摄影家举行张家界风光摄影展览以

来，它已蜚声中外。世界各地旅行者络绎不绝前往游览，赞誉之声不绝。但在马来西亚，还很少有人想到要将它列为自己旅游的目的地，而且据说进入马来西亚的《九十年代》杂志，还将



老顽童姚拓率领的旅行团，好不容易，到达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门口。团员中有郑良树博士夫妇，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主席美髯公何维城夫妇等人。

“张家界”列为中国不能旅游的地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姚拓先生、何维城先生、郑良树先生等一行九人来张家界旅游，起了先锋的作用，不能不令人钦佩他们的眼光和胆识。

1994年11月25日至30日，余陪姚、何、郑一行在张家界游览了索溪峪、天飞山、黄石寨等景区，遵姚先生之嘱，作文以记上游。

### (一) 黄花机场夜迎客

夜拉下了幕帘把四周一切遮盖得黑咕隆冬，只有候机大厅里还亮着孤寂的灯。我伫立在位于长沙县境内的黄花机场，趁着企盼着姚先生等一行来自南洋的客人。航班在香港的正点起飞时间是下午6:30，正点抵达黄花机场的时间应该是7:45。然而已经7:30了，机场小姐给予我们的报告只是寥寥四个字：“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既可理解为没有降落的消息，也可理解为没有起飞的消息，让人不得要领。我们六点钟即已到达机场，听说从海南飞长沙的班机因为浓雾迷濛，在空中盘旋了两个多小时都无法降落，晚了几个小时。那么香港飞长沙的飞机，又将如何呢？只有沉下心来等待。

时间这个精灵有时让你觉得它逝去得太快，有时又使你恨它走得慢慢吞吞。暗夜中等待的时间过得真是缓慢，等了好久好久，才过了五分钟。一分分，一秒秒，直觉得腰也坐疼了，肚子也坐饿了，口也坐渴了，心情渐为焦躁。忽然一个人跑来报告：“飞机到了！”看看手表，居然只晚到四十几分钟？！精神大振，随着人们拥到大厅门口铁栏杆前，瞩目大厅内动静。

乘客出站了。这时，腰也不疼了，腹也不饿了，口也不渴了，聚精会神盯着出口。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随我一起来迎接客人的导游一个劲地问“是不是？是不是？”然而，眼见得乘客走了一拨又一拨，却都不是姚先生一行的人。“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的词句突然跳进我的脑中，又觉得这联想当然不伦不类，但却叫我体会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谢天谢地，终于，我看到了美髯公何先生的胡子——这最醒目的标志，之后，姚先生也推着行李车走出门来了。我们一一见过高振传先生，林悦恒先生，郑良树教授及其夫人，赵永青先生及其夫人，还有何太太，心里很是兴奋。

机场离市区24公里，卡斯特专车载着客人们向富丽华大酒店奔驰。前一段湖南天气骤变，一度起风、落雨、降温，气温最低时曾下降到4至5摄氏度，真叫人担心冷坏来自热带的客人。不料天也有情，最后几天却放晴了，而且气温回升，14至15摄氏度的气温，就如春天一样温暖宜人，这是天公也在欢迎客人啊！……

一路的奔驰，洒下一路的笑语欢声……

### (二) 洞中乾坤地下天

按我们预定的计划，旅行的第一个项目是参观桃花源。由于与陶渊明少了点缘份，桃花源未去成，于是索溪峪的黄龙洞，便成了我们首游的景点。

黄龙洞是一个特大的石灰岩溶洞。它到底有多大？没有人走过全程，只知道已经开发供人游览的部分长约15公里，总面积20多公顷。当地人说洞中有一水库，二阴河、三瀑布、四深潭、十三大厅、九十六条廊、几十座山峰、上千个白玉地……叫到这些数字，才知道为什么有词语叫“别有洞天”！我们都是第一次进这个洞。一钻进洞，便觉得与世隔绝了，不知到底是人间，还是仙境？两张小门立



在我们面前，一张是幸福门，一张是长寿门，走幸福门者家庭幸福、婚姻美满，走长寿门者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一张门只能过一次，你走哪张门？

当然走长寿门。身体是一切的本钱，没有健康，何言幸福？我和九位先生太太鱼贯钻过了长寿门，进了洞腹。只见洞中豁然开朗，钟乳浮悬，万千景象。奇形怪状的石笋形成各种石柱、石幔、石鞭、石花，构成许多奇妙的景观。仰视“龙王宝座”，高高在上；登临“龙王舞厅”，眼花缭乱；“龙王头盔”硕大无比；“龙王田畴”阡陌井然。出水的“海螺”，亭亭的“莲花”，巨粗的“蜡烛”……各种肖型，鬼斧神工，都是那样宏大，而且五颜六色，令人咋舌不已。行走不久，便到了阴河边，阴河边水宽数米，河水奔流，不知从哪儿来，也不清楚流到哪里去。我们登上小汽艇，在阴河里行驶，阴河水凉悠悠，黑黢黢，据说河长5里，水深6米，最深处达12米，两岸怪石嶙峋，可以见到石花，足证以前曾是大海。在导游的电筒光照射下看岸上石头，有的像巨龙，有的像怪兽，在红绿蓝紫各色彩灯的光射之下，更显得光怪陆



黄龙洞之游，惊险刺激。这是尚未进洞之前的一个镜头。

离，令人在胆战心惊的同时不能不感叹造化的奥秘无穷。

下得艇来，面对着新修整的栈道，石砌的阶梯，级级向上，那么长，那么高，令人怯步。这是今年4月才修

好的，共有4级台阶，长长的阶梯弯弯绕绕地直上高高的“天梯”，据说是过了天梯便可以“成仙”了。我们不想成仙，想回去，然而已经迟了——小艇已经开走并且不再过来，又黑又深的阴

河水隔断了我们的退路，我们处于了“破斧沉舟”的境地，只有奋勇向前。一级，一级，又一级，台阶又湿又滑，一眼望不到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呵，这么高！怕有二十层楼房高了！”

在这么黑黢黢的洞里面修这么长这么高的阶梯，该是多么大的工程！长长的栈道，高高的天梯，让游人欣赏到更多层面的景致，给游人更多的探奇历险的刺激，为游人增添了许多乐趣。不过，对于年老体弱的人来说，这真是难为了他们！上得梯来便气喘吁吁心跳怦怦，脚下担心滑倒，头上担心碰壁，在艳羨年轻之余，哪还有多少闲心去观赏景致？

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正当我们紧张地攀登时，照明的电灯忽然熄了，洞内一片漆黑！刹那间我忽然想到关于黄龙洞的传说：这洞中盘踞着一条兴妖作怪的黄龙，声言要吃了30对童男童女，才能解天下的旱情。在吃了十对童男童女之后，被一名拯救百姓苦难的法师击伤了，从此黄龙飞不起了，口也合不拢了，化成了今日的黄龙洞。现在我们正是在这条黄龙的口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欲进不得，

欲退不能，看不见何处是洞的边缘，也看不见何处是洞的出路。这该是多么令人恐怖！

好在这只是短暂的一刻。在手电筒光照下趑趄着走过这一段黑路，便又到了有亮光的地方，奋勇爬上最高一层的第四级台阶，不禁生起一股终于征服了“黄龙”的欣慰和自得。环顾四周那扑朔迷离的美丽，听着导游小姐悠扬的土家山歌，想起刚才的恐怖，不觉有点好笑起来。

出得洞来，大家都在说惊道险，有的说很惊很险，有的说是有惊无险，但有一点感受是共同的，那就是对这背水一战的成功，有一种愉悦和欢欣。尤其是姚先生，在心率不齐医生差一点不准他来旅游的身体条件下，安然无恙地穿过了黄龙洞，实在是一番壮举，足以为之骄傲！

### （三）天设画图山远近

天公好象故意同人恶作剧，竟然下起雨来了！然而大家的游兴并没有因为天雨而稍减，一人买了一件塑料雨披，就这么冒雨向天子山进发了。

天子山高1200米，石峰林立，奇野秀幽，天子山顶观“西海”，历来是张家界旅游的最佳节目之一，我

们的目标，就在风光无限的山顶。为了节约体力，姚先生、何先生、高先生和郑太太，各坐了一顶轿子，悠悠地登上山去。在曲曲的山路上，闪闪的竹杠抬着一张张藤椅，椅子上张着红色的或蓝色的塑料的围幔，客人坐在轿中，既可避风雨，又可省体力，在悠闲自在地观山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山径中的一个景致，十分有趣。我倒觉得爬山更加快乐。但凡体力能行，爬一座山，出一身汗，运动全身筋骨，用双脚量过山路，同山体更加亲近，该是多么惬意！其他几位先生女士也兴趣盎然地步行。你看林先生，一步一步行得多么稳健，赵先生一面登山，还一面摄影，拍下许多奇峰异石的镜头。赵太太年轻体健，紧跟着先生，追寻着登山的乐趣。最难得的是何太太，她不慎将腰部的老毛病引发了，轿子闪闪地更加重腰疾，她硬是坚持着步行，而且还鼓励累了的人：“要有恒心，想着自己一定能行！”我们都惊讶何太太何以能有如此体力，她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她以前是田径运动员，有功底。

山高路陡。郑教授奋力登山，爬得大汗淋漓，湿透了两层内衣。山风山雨正





张家界的高峰，天子山奇拔雄伟。

紧，山中寒气袭人。贤淑的郑太太怕先生感冒，督他脱下汗湿的衣裳，然后将自己的衣服脱下给先生做里衣穿上。当郑先生穿上太太的衣服时，那模样实在有点狼狈。再汗湿了可就没有衣裳换了！郑太太坚决不让先生继续步行，叫来轿子要先生坐。郑教授本来一心想要领略步行登山的滋味，不料被出汗问题所困扰，只好浅尝辄止。轿夫乐不迭地抬起了他，也抬起了他一声遗憾的叹息。

老天也许在检验我们的

意志和虔诚，越往上走，风雨越急。我们外面的衣服被雨淋湿了，里面的衣服被汗水打湿了，走得很是辛苦。但是，清幽的环境，洁净的空气，奇特的地貌，和修整得很好的山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曾有一个美国佬盛赞这里的空气好，说是呼吸一小时交5美元。现在是“空山新雨后”，空气更加新鲜，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这样幽雅的境界，是多么心旷神怡！坐轿子的几位，也时不时下轿来步行一阵。游黄龙洞的时候，我们搀着姚先

生上那高高的天桥，就笑谑地自称为做“拐棍”，下来时，在没有栏杆的地方，走在姚先生前面让他扶着我们的肩膀下，又戏谑地称为“栏杆”。于是，当姚先生下轿行走时，我们便问他：“您是要栏杆，还是要拐棍？”姚先生被清秀的山色所吸引，连连说不用，不用！他一个劲夸奖山幽、峪美、空气干净，还说这里比美国黄石公园更漂亮！

客人们赞夸着山中的景色，我都为他们感到遗憾：山雨淋淋、山风嗖嗖，浓重的雨雾遮掩着山中的景致，稍远一点的石峰便不见踪影，而走得近了才看见的石峰，又少了许多因距离所造成的美的感受。不光是景色看不清楚，人也又冷又湿。姚先生的鞋袜都打湿了，他虽然坐在轿子里，但是那简陋的塑棚，挡不了斜风骤雨，坐轿内不动，更觉得冷，见到山顶有小卖店，赶快去买了鞋袜，坐下来慢慢地换。手冷木了，脚又是湿的，穿袜子时竟半天套不上去。大老远地赶来，未必就得着这一番“享受”？真不该在雨天来上天子山的，我心中不免怀有一丝懊悔。

幸好山里的人热情。在天子山顶的“白族饭店”

里，老板娘生起了熊熊木炭火，让大家取暖烤衣裳。这可是在马来西亚所享受不到的“洋晕”哟！在香港也是多年不见这种炭火的了。红红的炭火发着热，成了天子山顶一景观。大家坐在乡间小木靠椅上，围着炭盆，一边烤衣服，烤毡帽，一边兴奋地拍下了许多照片。热情又麻利的老板娘还对我们说：“你们是运气好哩！上次来拍电视的人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都没等到下雨，你们上山就碰到下雨！”

老板娘的话醍醐灌顶般一扫我的懊悔之意——天子山看“西海”，包括林海、云海两大奇观，如果久不下雨，便只能看到林海，而看不到云海。许多晴天上山的人都没看到云海。我前两次上来都只能看到林海，还曾引以为憾。这次遇雨，立在山顶向下一望，一片“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气象，云气弥漫，天地混沌，看不到一点山石和葱茏，除了朦朦胧雾，还是雾蒙蒙，在浩渺迷茫中，更感到天地之辽阔，宇宙之无垠，对大自然的尊崇和敬畏油然而生。巧的是这天晚上电视里有一个介绍庐山的专题节目，无独有偶地也出现了这种雨天的景象，翻滚的云雾弥漫了一切，布满了银屏——刹那间，我

仿佛感到了天地的相通：不知摄制组在庐山等了多久才等到这样的镜头呢？！上天安排我们上山来看到雨中天子山的景致，这真是无限奇妙的事呵！

也许是我们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下山的途中，雨渐小渐停，雾也渐渐散开，于是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石峰便露出了它们的峥嵘和奇俏，引得人们不绝口地赞誉：“真美，太美了！”尤其在“十里画廊”，那一重又一重的青山，一个又一个的肖型，真叫人留恋忘返，深感“天设画图山远近”的诗句真是一点也不错的。据说这些峰柱，大的有数百围之粗，小的却可以合抱，高的有两三百米，低的却只有数十公尺。山风一阵吹过，云雾随之飘逸，秀丽的山峰在山岗中若隐若现，我们如何能登上峰顶？如何能合抱它的腰身？如何才能更加与它们亲近？！它们时隐时现，仿佛顽皮地蒙上云雾的面纱，躲避我们的视线，又好像好奇地拉开这轻柔的面纱，在向我们窥探，实在撩人心弦。仔细瞧，那“寿星迎宾”，像煞了一个短发长眉的老人，正举起手来亲切欢迎远方的客人，那“采药老人”偻着腰子背着一篓草药侧面而立，像煞了赵丹饰

演的李时珍。啸天的猛虎好像高高昂起了它的头，向天而啸，下蛋的金鸡好像就要立起，打鸣邀功……有人说这些肖型是“艺术石雕”。除了大自然有此神功，又有谁能雕出这样杰出的作品？！

环合的山峰，不知几多重不知几多深，更不知还有几多这样的大自然的杰作？！只见雨水冲洗过的青山，更加苍翠，更加挺拔，峰上那郁郁的树和铮铮的石，骄傲地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向人们显示着它粗犷的生命力。我陪着姚先生久久地立在画廊的出口，只觉得因风雨云雾而未能看青山上景致的遗憾，在这一段，全得到了补偿。这补偿是这样地美丽，这样地引人，真是“人游山峡里，宛在画图”了。

#### (四) 华夏风光第一流

黄石寨是张家界美景最集中的地方，素有“不到黄石寨，枉游张家界”的说法。

登上黄石寨山道，便进入了一片幽静的杉林，笔直的杉树根根直戳青天，抬头望不见树梢，针叶随着山风沙沙作响，衬得山更幽静。沿着山道走了好久，还在参天的杉树林中，好大一片杉



林呀，据说有 100 多公顷哩。

杉林漫步，倍觉神清气爽，忽然一座大石岩立在当路，原来是有名的“大岩屋”，本因其石像屋而名，传说中它却是汉将张良隐居

后在此炼丹时住的房子。张家界不知怎的竟与汉留候张良有着密切的渊源。人说张家界原来叫青岩山，之所以叫张家界，是因为汉留候张良赐名的缘故。张良处罚了将青岩山据为己有的不肖子

孙张万冲，将他刻的“指挥仗张万冲界”七个大字改为“人间仙境张家界”，张家界故此得名。而黄石寨原来是个无名山寨，张良在这个山寨上被奉吕后密诏的武陵郡太守宋围困，幸得赠他书的黄石公公助他解围，张良为纪念他的师傅黄石公公，遂将这无名山寨取名黄石寨。张良在黄石寨上隐居，跟随赤松子大仙游天门、青岩，又得到赤松子大仙传给丹葫芦，在岩屋里炼丹，这才有了“大岩屋”……张家界的景点，几乎个个都有美丽凄迷的神话传说，这些动人故事给云蒸霞蔚岚靛氤氲的青青山岩更增添了无限的奇妙神秘和引人的魅力！遥望石峰高台上的“天书宝匣”，仿佛见到向王天子曾在此诵读天书，深为他珍老天书的宝匣被盗而感到惋惜。俯瞰苍烟碧海中的“定海神针”，便想到孙猴子龙宫探宝取走的如意金箍棒，原形原来是这个样子！云雾缭绕的“南天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天然壁画”则绘了芝草姑娘与竹哥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美好理想……身在这些景点之中，人也似乎超凡脱俗，几乎忘我欲仙了！

新建的“六奇阁”矗立在山顶。我们登上阁去，

观赏山景。忽然听到悠扬的歌声，原来是二楼“点歌台”上土家的阿妹在为客人献歌。我们在阁上四面八方地观赏了一番之后，便挤进小小的“点歌台”，听土家山歌。一个漂亮的土家阿妹着民族盛装立在台前，一大板土家山歌张榜贴在壁上。游人点那支，她就唱哪支，嗓音嘹亮，表情丰突，配以优美的动作，婀娜的舞姿，让游人赏心悦目，登山的疲乏劳累一扫而空。姚先生高先生坐在小靠椅上，一连点了十来首，阿妹嗓子不嘶，神情不衰，唱得兴起，还主动上一首长有十来段的“土家嫁女歌”，和一首载歌载舞的土家情歌“一对好鸳鸯”。风趣的歌词表达了土家姑娘憧憬幸福婚姻、追求理想爱人的情怀，热烈欢乐的舞蹈，更是将点歌推向了高潮，顶动人的，是那个一直坐在一旁敲击扬琴为姑娘伴奏的胖大嫂竟然抛下扬琴不敲，上得台来，与姑娘同歌同舞，两人的嗓音一清脆一低沉，两人的服饰一鲜艳一素净，两人的动作一柔软一粗放，居然歌声相得益彰，动作配合默契，恰似“一对好鸳鸯”！胖大嫂五十几岁了，又唱又跳，不显费力，转绕、蹦、跳、翻身、造型、一招一式，有板



路边小羊，活泼可爱。郑良树夫妇喂羊图。

有眼，实在令人瞠目，想象得出她年轻时能歌善舞，该是多么活泼！我们纷纷同阿妹合影留念，姚先生则伸出大姆指称赞胖嫂：你跳得真好！

阿妹罗启英，今年二十八。胖大嫂罗廷凤是他的婶婶。我问廷凤：“启英结婚了没有？”“啥？”廷凤说：“她的儿子都上初中了！”

难以置信，再问启英，答曰：“大的上初中，小的读小学。”更令人惊讶，共赞土家人的教舞天材。

啊，优美动人的土家歌舞，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优美动人杉林峰岩——正是

这灿烂的文化和灿烂的景观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张家界第一流的华夏风光，醉得人如痴如迷。

#### （五）侧身西望长咨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已经成为了历史，张家界行道之难，却令人不禁叹息！

“卡斯特”专车由长沙向常德急驰。按预定行程，我们应该在中午到达常德，下午去桃花源参观。

天气很好，一路顺风，导游在向客人们介绍湖南概况，专程陪同客人旅游的旅行社彭经理和亲自为客人们



张家界天子山的南天河正在下雨，大家都成了落汤鸡。



驾车的龙副经理也热情地向客人们表示诚挚的友情。大家在车内谈笑风生，议论着“陶渊明在召唤”，谁也未曾想到，我们与陶渊明还不够缘份。

车进入秦县不久后，司机座旁的车窗忽然掉落。一辆手扶拖拉机上的男子将车窗捡了去，并急速开车离开现场。我们的车追了上去，那乡民不但不还车窗，反而高声呼叫他的同伙，一下便有五六个小伙子围上来，气势汹汹，龙副经理去取车窗，被他们粗暴地推开，导游去取车窗，也被恶狠狠地呵止。彭经理只好同他们谈交还车窗的条件。我对这伙乡民的行径很气愤，但也没法同他们论理，只好一边在心中祈祷着“宗师保佑！”一边强行搬起车窗。宗师果然保佑了我，小伙子没有拦我，却伸出两个指头，要“这个数”！我搬着车窗回到了车上，看车下，龙经理已买了一条白沙牌香烟给那些人，那些人还在纠缠。幸得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男人前来，劝阻这群小伙子，并叫我们赶快开车走，我们才在被纠缠了半个多小时后，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

幸亏客人们通达，赵先生还安慰我们：“不要把这

视为了不得的事情，这类事就在美国也会遇到的，不足为奇。”但我总觉得这一伙乡民太扫了作为湖南人的面子。尤其是这一纠缠延误了我们过常德的时机——在常德郊外，我们的车因为刚巧误过了旅行的时间，被堵在旷野上，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厕所，也没有可看的风景，就这么闷坐在车中，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到常德，进中餐后，已经不能再参观桃花源了。

回来时要经过原路，一车人都将常德一段视为畏途。还算好，我们3：20到达常德郊外的“梗脖子地段”开开停停的，4：10时便通过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已经在考虑晚上回去长沙后的活动了，却不料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在益阳城外，我们从5：30到11：30，被堵了整六个小时！长达8公里的路上，成3排、成4排地摆满了各种车辆，一动也不得动。人们饥肠辘辘，瞌睡矇矓。我们坐在车中，不但自己被困，还害了预约晚上见的友人在富丽华紧等！从29日早晨8：30发车，到30日凌晨2：30才回到下榻酒店，我们在车上度过了整整18个小时！

张家界虽好，行路太艰

难，“畏途巉岩不可攀，”侧身西里长咨嗟”。

据说像这样的堵车，已经有好多日子了！有的车比我们堵得还惨！12月5日，湖南省电视台“话堵车”专题节目报导了批评堵车，堵车“影响全省的经济，人民的生活，以及改革开放的形象”。“行路难”终于引起了重视，阿弥陀佛！

#### (六) 相见时难别亦难

旅行社的彭经理和龙副经理笑容可掬地在预祝客人们一帆风顺，客人们也欢喜地响往着下一个目的地——郑州。姚先生和唐先生却还在相互叮咛，姚先生要唐先生去马来西亚，唐先生要姚先生再来中国湖南，看他们脸上犹自挂着笑容，心中恐不免戚然：48年不见，一朝相见，只聚了短短半天时间，又要分离，而且再要相会不知何时！此情此景，真应了李商隐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啊！

48年前在云南抗日战场上，有两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是在同一条战壕里与日军血战的战友。一次，他们遭到日军袭击，在生死关头，他们一起冲出了日寇的枪林弹雨。后来，在攻下日军一个阵地时，他们一同在

战斗中负伤。这两个军官，便是姚先生和唐先生。当他们驻守在一个山村的时候，其中一个军官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从军纪来说，这已经是不容许的了，更不利的是，这位姑娘已经被父亲作主，许配了人家，有了一个小丈夫，另一个军官认为自己的朋友是不会成功的。然而，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孜孜不倦地追求爱情，经过许多曲折，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居然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这个军官就是唐先生。唐先生这一段逸事在姚先生

的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几十年里他都记得当年那云南姑娘的俊俏模样，和唐先生为了挣钱娶那姑娘而在路边开饭馆的情形。六十年代，他以唐先生的爱情故事为素材，以唐先生为模特儿，写作了中篇小说《五里凹之花》，寄托他对昔日战友的深情纪念。遗憾的是，他们在1944年那次战斗中负伤后便分开了，伤愈之后便失去了联系。几十年里，姚先生辗转定居马来西亚，曾向许多中国大陆的人打听唐先生的下落，唐先生后

来离开了部队，他也曾向许多故旧探询姚先生的踪迹，但是都无结果，相互间音讯隔绝，“生死茫茫两不知”了。

今年5月我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姚先生给我讲述他们当年在云南打日军的事情，讲到他和唐先生意气风发的往事，尤其是唐先生的爱情故事，并且赠给我《五里凹之花》，嘱我回湖南后帮他找寻唐先生，因为他记得唐先生老家是湖南的。

岁月流逝，世事沧桑，人故物非的情况，实在太多



左起：姚拓。姚老当年的战友唐先生，本文作者张先瑞，郑良树博士。



了，要找到唐先生是没有把握的事，如果容易的话，这么多年来早该找到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回了湖南？谁知道他还在不在人间？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霜，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是不是还记得昔日的战友？！

皇天不负有心人，唐先生的地址居然被我找到了！接到我的信后，唐先生喜出望外，马上写来热情的信要我寄姚先生。当我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将这一消息告诉姚先生时，姚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马上笔录下唐先生的地址。两位老友终于在音讯隔绝 48 年之后，恢复了联络，并相约 29 日夜在长沙相见。

在旅途中，我们一行人都熟知了姚先生与唐先生的这一段故事，都为他们能够重逢感到高兴。可惜的是，29 日下午汽车在赶往长沙的途中遇到堵车，到 30 日凌晨两点多钟，才到达富丽华大酒店，误了相见的时。这一夜，两个老人都未能安眠，天刚放明，他们就拨通了电话，急切地相会了！

将近半个世纪不见，他们互相还能认识吗？见面后，他们会是喜笑颜开，还是老泪纵横？我揣度着，十分急切地想见到他们重逢的

第一场景。可惜我姗姗来迟了！当我来到富丽华大厅时，他们已滔滔不绝地交谈着，过去的一切，珍藏在他们脑海里，还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他们谈到一次次的战斗，谈到他们的熟人、长官和战友，也谈到当年那位云南姑娘——她后来成为与唐先生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交谈，想象着他们当年青春年少的神态和豪情，却怎么也不能把他们当年的血战沙场与如今的慈祥长者形象统一起来，更不能把眼前满面风霜的离休老干部唐先生与当年那个多情军官的风流韵事联系在一起，这一对古稀的老先生真是福大命大啊！

两个人不停地谈呵谈呵，时间好象倒流了，倒流到几十年前的时光。他们的谈话既充满着青春热血的活力，又蕴含着深邃的历史的沉重。之后他们又谈到了今天，姚先生向唐先生介绍他的工作和创作，唐先生向姚先生讲述他的养生之道。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唐姚二人谈得是多么投机！

可惜才相见又要告别了。刚刚经历久别重逢的兴奋，又要体会长期离别的失意，没有痛苦，也不感到悲哀，却难免有几分惆怅在心

头。一般人都将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解释为情诗。但是为什么不能用来述友情呢？！像姚先生和唐先生这样曾经与日寇血战、生死与共，又经过近半个世纪时间的淘洗而犹存的老友，在乍见又要离别的时刻，引用“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诗句，不是很确切吗！

此一别不知再会何时？幸好明年便是“二战”胜利 50 周年纪念，云南的专家学者们研究滇战历史并写作了反映当年鏖战的电视剧本，拟邀请当年在滇边作战的老人重访旧战场。姚先生，唐先生，届时你们将在云南再相会么？！

#### （七）殷切期盼再来湘

火车风驰电掣地带走了姚先生一行人，我深为他们的来去匆匆而惋惜。三湘四水是山河壮丽、文化悠久的宝地，除武陵源风景区之外，还有南岳衡山，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又是佛教圣地；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君山、岳阳楼、汨罗江，各具特色；炎帝陵，九嶷山、苏仙岭，八角寨……都是值得一游的胜地；就在长沙，还有岳麓山，桔子洲、岳麓书院、马王堆古汉墓，以及开佛寺去处，火宫殿的小吃，

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双燕的馄饨，杨裕兴的巧，黄春和的粉，天心炸鸡，以及湘菜中的名菜“霸王别姬”、“腊味双蒸”……好吃的东西也多得很多！这次姚先生一行未能在

长沙漫步街头，随意参观，并选购特产，更别说北上洞庭，南下衡山，即如张家界，也只游了武陵源风景区里的三条风景线而已，真是可惜得很呢！

听说何先生曾经四上长

城，姚先生曾经两上黄山，那么什么时候，你们将再来湖南呢？湖南的山，湖南的水，湖南的人；都殷切地期盼着你们再来湘啊。等你们再来的时候，我再到黄花机场去接你们……



张家界有一个「十里画廊」。这是其中的一景。图中人物即老顽童姚先生，另一人是吉隆坡马联公司总经理高振传先生。



文 / 李国七

图 / 黄春鑫

梅雨卷入吉隆坡的街道，走在城里，塞车一半因为不停滴答的雨，一半因为马路改道与地铁站的建筑正在进行，令人心浮动，等待变成烦躁的煎熬。尤其赶路时，背着一大包文件，站在

湿漉的街头，却拦不住一辆计程车。

“那一带塞车，我不去——”一个又一个司机说。

等待马上变成狼狈的感觉。

常常在这样绵绵密密、

雨势不绝的白昼，匆匆地跟生活拔河，到船务公司处理薪酬问题、到巴生港探问考试日期、到银行与律师楼解决买房子的手续……因为时间的紧迫，我几乎是一边跑着去。偶尔遇见相熟的人，

## 我相思的城



也只来得及挥挥手，不能停下脚步高谈。

一位相熟的朋友问：“为什么不买车？”

我苦笑。是需要买的，吉隆坡的公用交通工具这么坏，巴士常常脱班，计程车选择去的目的地，给搭客许多不便。但叫我买一辆车子，一年只趁假期回来一两个月，又不够经济了。

一位在报馆工作的旧同学跟我诉苦：“养一辆车是十分吃力的。”

我相信他。但，在吉隆坡没有车或者摩多是不行的。

最后我们说：“希望轻轨列车开始川行吉隆坡，希望跟新加坡或者香港一样，省掉我们交通方面的烦恼。”

第二次去国家公园，不再有兴奋的情绪，反而能够好好捕捉风景与经验，收集记忆的最好画面。

青绿的热带雨林，一群鸟被醒起，叫响整个丛林的宁静，攀到丛林深处，气温清爽下来，一个朋友拍赶缠身的蚊子，一个女性朋友喊起来，大概水蛭爬上她的脚吧！一路上，偶尔看到前人留下来的垃圾——唉！这些人，根本不认识环保。

有人在谈森林的鬼怪事。人，大概必须有声音不可，不然就寂寞了。一位朋友笑谈，好像在自嘲或者嘲笑不会享受安静的人。

我看到一堆羊齿类。一位生物学者朋友念出长长的一串学名。一位朋友却说，“羊齿类的嫩叶是可以吃的，而且滋味十分好。”

大家哄笑起来。

有人说：“要小心一些，可能会遇见猛兽毒虫的。”

然而，回到自然的喜悦还是远胜一切恐惧与忧虑。

朋友们趁长江三峡未建水坝前去中国。他们说：“在新闻未变历史前，应该好好地捕捉那些好的记忆。”他们都是英校生，而且在欧美修完大专教育，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所以时时找人来问。

我们出进书局，找英法语版的，关于中国的书。一位朋友长叹：“唉，书到要用时，才知道读得不够。”他用英文。我说，中国也有大概这个意思的谚语，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关于中国的东西。我们能够交换的，真的有限。在这座热带的城市，除了受中文教育的，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不深。

“不如谈剑桥、波士顿、英伦三岛，我们比较熟悉。”有人说。

一个朋友比较认识澳洲。

“我们可以算是走在世界大同的路上吗？”一个朋友笑说。

我只想说：“关于马来西亚呢？为什么我们不提马来西亚？关于马来西亚，难道我们都知道了吗？”

“马来西亚比较近，随时都可以游玩。”一个朋友说。

或者，对于我们掌握着的，我们都不会珍惜。

这使我想起我一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有什么节日一定找马来歌曲来唱。因为，在外国，华人与华人分派分得十分厉害；中国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还是做马来西亚人好。”一个朋友强调。

每次回想马来西亚，都令我感触很多。

我只希望，当我认识所有马来西亚的一草一木以后，我会是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植入这片土地，永远不被远去的笛声偷走我的向往。



## (一)河流的歌和我的苍白无力的歌

你听过黄河，你听过梭罗河，你听过多脑河，她们的歌声是那么嘹亮，是那么

文 / 秦林

# 在水一方



图 / 张培业

抒情，是那么悠扬。

她们的歌声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就像一颗颗灿烂的星星点缀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是先有河而后才有歌呢？还是先有歌才有河名？当然是先有存在才及其他。

于是，你开始了一个念头：亲自去目睹她们的风

采，然后才能进一步理解作曲家创作的动机。

在你还未启程前，你只能凭想象在河的两岸，东方古老的民族正在为农作忙，而西方，人们沿着岸边散步。

河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从这里，人们开始了无限新天地，河也一直延伸着，永无尽头。

世界是多么美好啊！生活是多么甜蜜啊！

河流唱着欢愉的歌，希望的歌。

尔后，人们不断争吵着，战争着，把世界搞得昏头转向，从冷战到种族灭绝，从小分裂到大分裂……

遂想起在山岗的日子里，我常常面对晨曦，面对晚霞，唱一首明日之歌；而今天，我的喉咙沙哑，我的歌苍白无力……

## (二)未名湖

“未名湖！”我的心一阵颤抖。

这个孕育了多少中华英才，这个蕴满了多少历史血迹，我只匆匆见她一眼，真遗憾！

我不知她是圆的，是方的，还是长的；我也不知她的边沿有多少围栏，涂上什么颜色，她的周围有多少建筑，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

我一概不知。

我连抚摸她的脸颊也不曾有机会，真羡慕垂柳呢！

听说湖中有岛，还有塔。下回印证吧！

但我亲眼看见一个著名的外国人的墓立在那儿。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在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岁月里，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我仿佛看见他站在湖的另一端，诗情地凝望着莘莘学子。

我也亲眼看见一个漂亮的外国少女正在湖边捧读一本文学著作。我真羡慕死她。我想，如果时光真能倒流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来这里进修。

我爱湖，人人都说西湖好比西子，但我更爱未名湖，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我只能说凭一瞬的感觉，我就永远也忘不了她。也许，她的名字好听，正合我这个人性格。来这世间，只要尽所能奉献，就像那个著名的外国人，何必与一般俗人一样为了争名夺利，以致头破血流呢！

## (三)莲池独语

走过许多路，是山路，是水路，是康庄大道，是崎岖小径，我都忘不了江南的莲池。

披着许多风，是大风，

是微风，是黄沙滚滚而来，是小鸟衔着而来，我都忘不了江南的莲池。

沐着许多雨，是滂沱大雨，是毛毛细雨，是夜雨绵绵，是晨雨飘飘，我都忘不了江南的莲池。

对着熟悉而陌生的满池莲藕，我的心灵一阵战栗。为了爱吗？我说不上来。脑海中遂吟诵余光中的诗，轻唱朱湘的诗，那个五陵少年的梦，又像一轮新月冉冉升起。

不要叹息呵，生活的道路上尽是美丽的花朵，无谓的叹息并不是她们所需要滋润的阳光和雨露。

一天，我在植物园里也遇上了娇艳的莲，满脸通红地迎向我们。仿佛琴声就在我的心底拨开了一条河道，我始终摆脱不了江南水乡的诱惑，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感觉，让我见此情迷，且见此意乱，好似生命之最初和最深沉的呼唤。

在莲池，我净化了自己的人格，我闻到了一阵纯朴的馨香，在遥远的地方，善良的人们滋润地生活着，我也乐在其中。

## (四)海上生明月

念中学的时候，巴金的一篇散文《海上生明月》引我走向文学的道路。这是一

篇文字浅白，意境深远的文章——

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灯还是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这真是一首优美的诗，它使我迷上了诗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它也使我对大海产生绮思、情愫。

如果你乘船环绕新加坡，你只会觉得她的滨海地区很美，海水很绿，令你心情舒畅。这和长江逆流而行完全不一样。风浪就像一头猛兽向你扑来，可是，你一点也不惊怕，你宁让海水淋湿全身，让刺骨的海风紧紧地拥抱着你，也不愿躲进船舱里。你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人生。一帆风顺，毕竟是一种缺憾。入夜，你一抬眼苍穹，一轮明月就像一盏红灯高高地挂在那儿。这时，你会抑制不住亢奋：理想的人生就是这样！



# 台上台下

上物理课  
扬声器在台前嚷嚷  
世界透过瞳孔成象 倒立

我说  
现实倒立于天上  
那叫天堂

我活在瞳孔外  
界线在身旁流窜 常常  
像锐利的刀闪着冷光

有人站在云层上  
像闪着冷光锐利的刀  
丢下一些关系

我有时翻书  
很怕翻开关系后  
找不到自己

## 许志明诗一首

1. 台上台下  
2. 周日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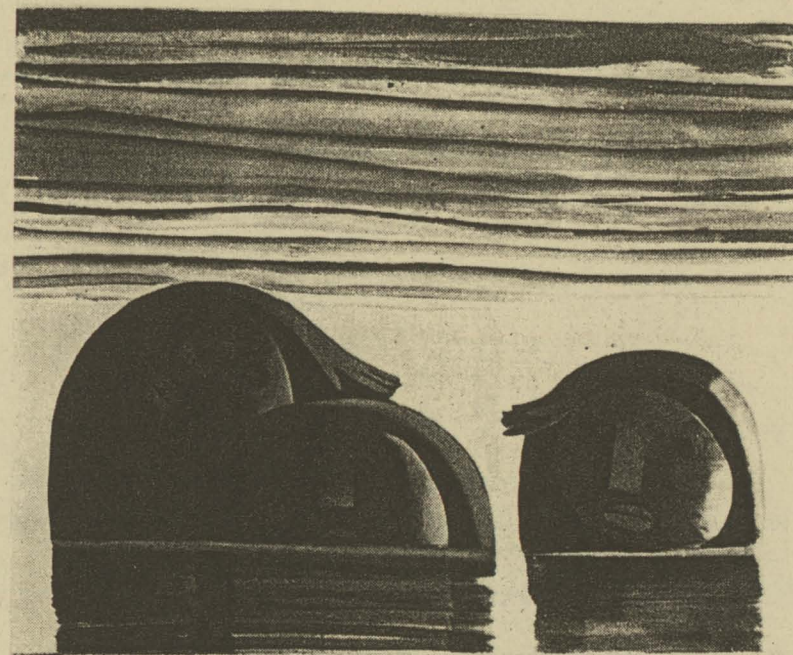
# 周日晨

早上醒来  
失去梦的结构  
可能错得离谱  
须发以特定速度滋长  
报纸之外总要做些什么

墙角的草乱生几丛  
我又跌入惨绿的呼吸  
类似平凡的吐纳  
势必使泪水僵硬  
为了结果  
细胞总是不停凋谢

阳光生产热量  
我产生藉口  
拒绝尸体腐烂后发酵  
在酷热和清冷底下  
思考是必要  
将问题咀嚼，消化，排出

偶尔奢侈地认真  
想想透明有翅膀的未来  
还有现在蜷缩的姿态



# 三名女子

诗 / 欧宗敏  
图 / 丘瑞河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

## 唇膏十四行

染红的不是是一片天空

烧红的更不是一片天空  
鲜艳的你，总是  
令我的双眼不停搜索，搜索  
亮丽的两片濡湿的……

是晚霞飘过的痕迹吗  
是斜阳映照的馀晖吗  
抹红一片天空是不难的  
只需少许热情而已  
疲惫的目光，我仍然闪烁



尝试从艳丽身影背后  
寻找两片炽热的……

我羡慕你，如此接近  
丰满 濡湿 炽热的嘴唇

## 发夹十四行

丝丝不安份、蠢蠢欲动的心灵  
你竟然如斯坚决

也许习惯是美德  
发丝终于顺著微风轻扬  
似乎不再凌乱、犹豫  
怀著少许伤感、寂寥

你的态度非常坚决  
采取一种紧紧拥抱的姿势  
牢牢夹着，企图锁住

有意无意透露  
昨日不羁飞扬  
今日柔顺轻荡

我羡慕你，如此接近  
垂直 纤细 修长的黑发

## 蓝衬衫 + 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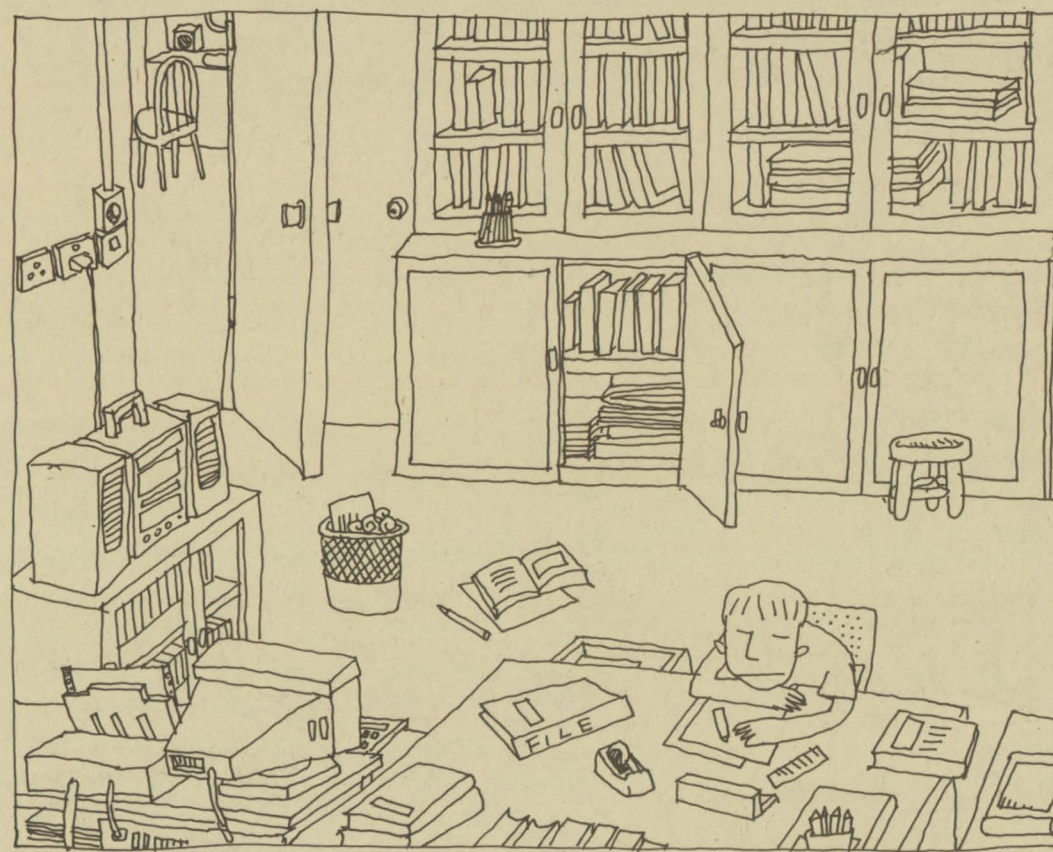
让人感觉海洋  
或者，凉凉柔柔蓝调  
从黯黯天边悠悠响起，配合夜晚色彩  
晕黄街灯、昏黄月光  
好像蓝得有点忧郁的画面

你是令人钟爱的颜色  
所以非常幸运  
暖暖体温  
幽幽体香  
轻轻拥抱的滋味  
阵阵传来

我知道你正在享受着  
我羡慕你，如此接近  
轻盈 雪白 润滑的身体

## 王德志专页目录

- ◎诗 12 首
- ◎散文 7 篇
- ◎札记 69 条
- ◎插图 39 帧



我的房间。

PINGTON 94



## ◎自我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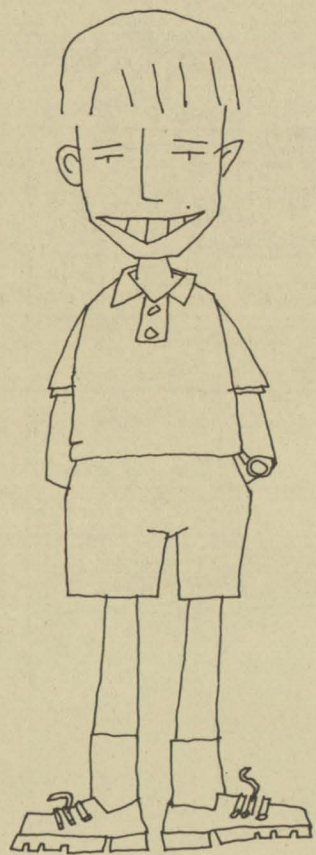
王德志，祖籍广东省普宁县，潮洲人。1975年出生于槟城州。小时候极度呆笨，二岁还不会讲话。今年19岁，住在大山脚，刚刚离开日新独中，现在槟城赤道艺术学院念美术。

平日爱发呆，故有“TAMBAI志”之称。没有女朋友。常常在家里写诗、画卡通、幻想。性格内向，喜欢玩具。

写诗的日子很短，不到两年。是因为认识赵少杰和陈强华才写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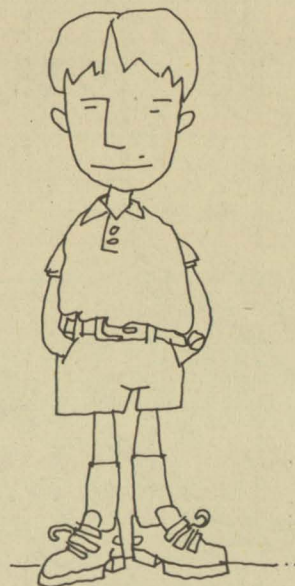
所存有的作品不多，也没有什么野心。只想把作品写出来后，让人读后有点启发性，给人轻松的感觉。像下午聊天、喝咖啡、听听音乐那样子。不喜欢严肃的事或者人物。

习惯在平时投稿，然后天天紧张等待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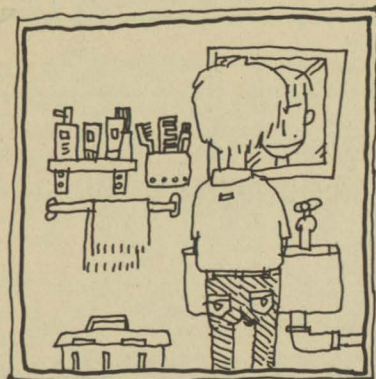
◎自画像 PINGTON

笑笑的王德志



◎自画像 PINGTON 1994

不笑的王德志



你是言伴？我就是你。



一堆奇怪的文字。



倒掉小学的文字。

## ◎自问自答

1. a 你是谁？  
b 我就是你。
2. a 你是怎样开始写诗的？  
b 两年前在报上读到一段莫名奇妙的文字，拿去找朋友解释，但还是不明白。那一段日子里常常四处问那些写作的朋友，结果谁也没有回答。后来看了一本陈强华老师写的《请把爱情当一回事》，才慢慢的了解诗。我简直把这本书当成宝典来读，经常在家里不断的翻阅。
3. a 为什么这本书对你的影响这么大？  
b 这本书虽然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却丰富的运用了许多意象与象征的写作技法，里面还介绍了一些名家的作品。我第一次读后，便改变了自己以往小学的写作方式。
4. a 你认为，诗是什么？  
b 诗是一种跳动性的文字，同时带有超现实的意味，具体的表达一种事物、感觉或想像……。
5. a 除了写诗，你还做什么？  
b 还画卡通图片、写札记、整天胡思乱想和看书。
6. a 你对自己的诗或其他作品有什么话谈？  
b 没有什么啦！写出一首诗就很高兴了，并无存着什么野心。其实其他人写得比我更好，不知为什么蕉风编者会看上我，给我做一个专辑。强华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后，我躲在房间偷偷的笑，真的忍不住…本来自己想着如何会见到蕉风编者的，现在反而是他们自己来



找我。哇！

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写得如何，等看的人去说了。

7. a 对于写诗，你抱着什么态度？

b 我不会像人家的那种反映社会、歌颂大自然的东西。只知道写诗就是因为自己太空闲。

8. a 你如何读一首诗？

b 把文字转变为图画。

9. a 有人知道你会写诗吗？

b 很少。我的脸长得阿飞，怎么看都不会觉得像会写诗的，不过许多身边的人知道后都很惊讶！

10. a 你通常在家里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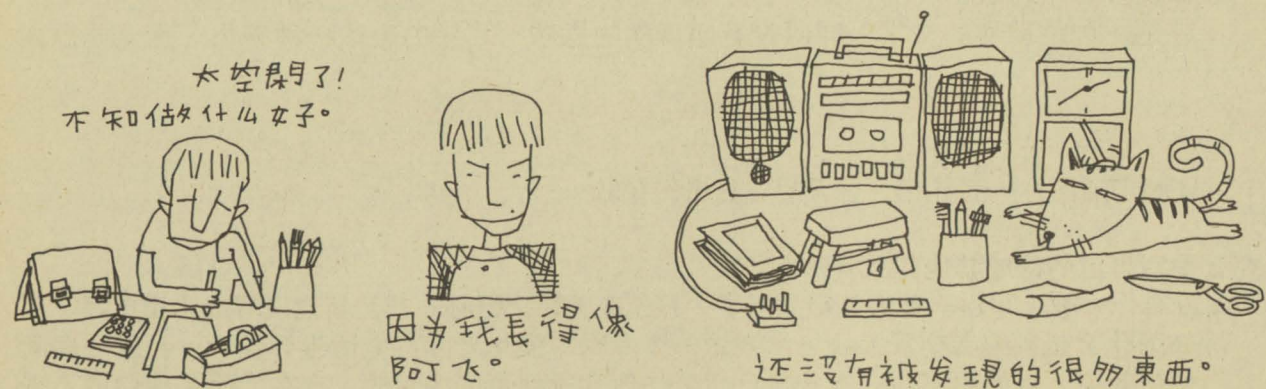
b 走来走去啊！走去屋后看猫、听收音机、冲凉、看报纸。通常都是做这些事。有时冲凉一半，看着马桶，想像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也许有人急忙来敲门，叫我出去。或者一条蛇从马桶里钻出来，以及其他一些离谱透顶的事。

11. a 什么事情促使你创作？

b 呆在家里空闲啊！而且房间里的书本、原子笔、纸张放着也是很无聊。不如一起来玩耍，消磨时间。

12. a 你如何看待自己？

b 在小贩中心单独吃饭的时候，常以为有人要来打我，我望向他们，他们又向我望来。有时听到另一张桌子的人在谈论数学，情绪就会变得很徬徨，想逃得远远，不要听见。我很自卑，所以整天呆在家里写许多作品。



13. a 什么造成你的自卑？

b 常常给人骂罗！久了，什么也不敢去做，怕会再挨骂。只有常常独处，写诗画图画，做错了自己不必负责。乐得清闲。

14. a 你喜欢的作家和画家是谁？

b 罗智成和毕加索，他们的作品形式都很简单、具体。

15. a 可不可以描述你创作的过程？

b 我有一句自己的格言：“周围都是未成形的作品。”常常在街上的时候，观察人群、车辆、以及其他现象，小巷里躺着的猫也收集在记忆里。在家里时就看洗衣机思考桌面杂乱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经过思考的拼贴后，都可以形成作品。但大多数是坐在房间，移动记忆的画面，寻找可以创作的材料，因此常常坐在椅子上不动。

16. a 你常常发现一些好玩的观念，是否有秘诀？

b 有。

我发现四个秘诀：1 观察、2 假设、3 推论、4 直觉。它们并不需要顺序进行，可以随意运用。不过直觉最重要。像有一次，我望住天空，然后写下这个句子：“我看见飞机，天空有一堆人群飞过。”

17. a 你能写作，你想感谢那些人？

b 有。他是我的老师——陈强华。不管有没有出名的机会，我都会报他的名字出来。还有我的父母，感谢他们 20 年前不小心把我生出来。

18. a 好了！谢谢你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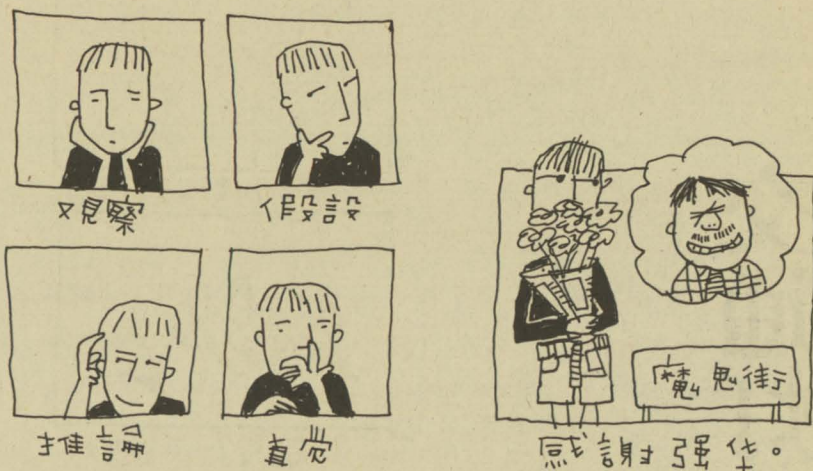
b 不谢！不谢！

19. a 还什么想补充吗？

b 没有。

20. a 你觉得闷吗？

b 当然闷！自问自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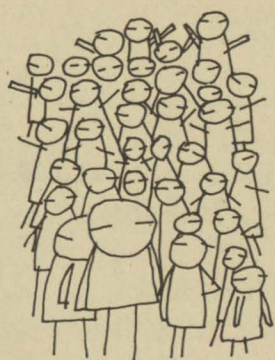


红灯！  
停下走动的思绪  
让午睡进入房间  
阻止急促的压迫感逐渐到来  
另一个绿色的方向 人们奔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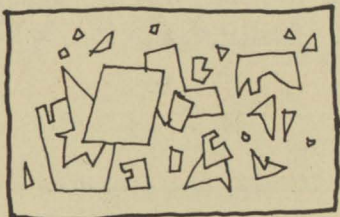
床边 风吹过街道  
遗忘已经停止的烈日  
脚车、摩多、罗厘……  
集体停摆马路中间

绿灯！  
眼睛醒来  
转动加油器  
又开始不断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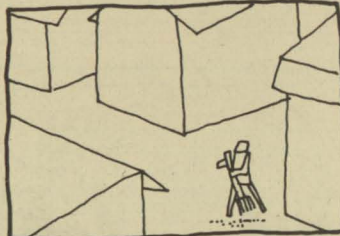
# 交通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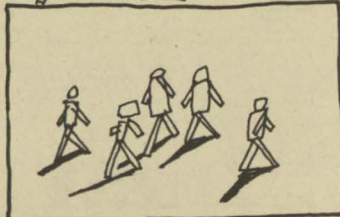
三先时·突然  
在脑海中出现  
画面·我记录下来。



记忆的方向支离破碎



三春下午遗留的噪音



人们带着影子走散

# 寂寞的早晨

镜子中照着我  
慵懒地刷牙  
洗脸梳头  
幻想另一个城市  
可能会出现的自己  
或者把此刻留给明天  
然后离去

公鸡啼声响亮  
空中许多飘动的画面  
校服吊在衣橱  
窗口 巴士沉默经过  
向着拥挤的城市前进

单独进入思索走廊  
随意走动  
望向墙上每一个窗口  
以便带走无人发现的事件  
占为己有  
写诗 因为屋子不太快乐

继续刷牙刷牙  
洗脸 梳头  
准备走进另一个时空的走廊  
在寂寞的早晨

# 寻索出口

坐在空旷的暗室  
有写不出诗的恐惧  
离开一张椅子  
锁紧思索的肢体  
门口被阻塞封闭  
幻想与图案模糊不清

自己和自己说话  
急着解开纠缠着的压迫感  
线条杂乱  
在思绪中拼命打结  
墙壁极度寒冷  
渗透入空洞的面孔

记忆的秋千停止摆动  
游乐场遗失了许多小孩  
我四处走动  
等待门口的来临

或者一切的出口  
时间的手心不停冒汗  
守候神思闯入

太阳冉冉升起  
意象的森林中  
兽群无法察觉  
光芒巨大地飘浮

# 屋外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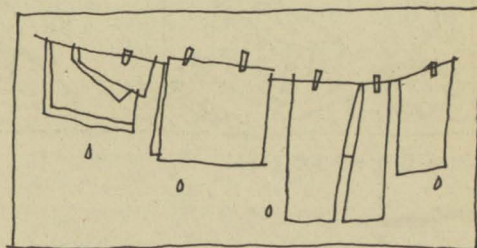
屋外  
湿透的衣服 吊着  
沉默不语  
草原上树林倦累  
叶子熟睡在梦境中  
听不见一切呼吸的声音  
枯萎的树枝下  
一群疲惫的兽群

远远传来野兽奔跑的惊慌  
麻雀集体零碎奇怪的叫声  
渐渐靠近

狂风 吹过  
所有吊着的梦想疯狂伸出期望的手  
无法脱离  
树林睁开眼睛  
在叶子惊醒了以后

巨大嘶喊的等待  
牵引兽群的方向  
河水的鱼高高跳起

风渐渐遥远  
消失  
沉静  
远方继续传来哭泣的呼唤声



屋外的衣服吊着。



## 王德志专页

转动地球仪  
弄湿棉花  
往潮湿的国家擦拭  
点燃火柴  
插入所有的火山口  
向马来西亚喷雾  
然后把老鼠图片贴在印度

转动地球仪  
开动风扇  
吹向寒冻区域  
再用刀片割裂  
地震后破裂的城市  
移动室内桌椅发出雷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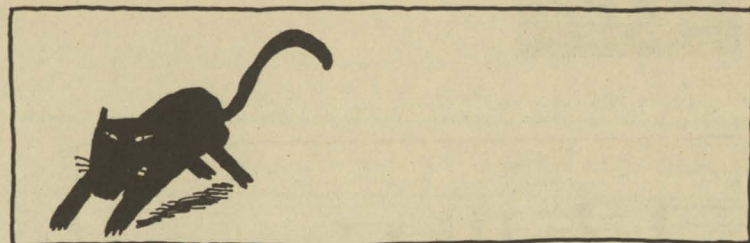
转动地球仪  
切开半边黄色乒乓球  
周围贴上细线  
铺一面黑色纸张  
倒出许多亮晶的玻璃珠

关掉房间的亮灯  
在黑暗里  
扭开手电筒



犀利的地球。

# 地球的行动艺术



一只黑猫·在被发现的恐惧中奔逃。

# 画面追踪

移动记忆画面  
寻找仍未捕捉的诗句  
镜头拉近  
一个云吞面档口  
忙碌的手  
狼藉的碗  
迅速的身影  
凌乱的脚步

一只黑猫  
躲在水沟旁  
舔地上的面  
在被发现的恐惧中奔逃  
一连串追踪画面  
急促的黑影  
冲过白色墙壁  
青绿色草地  
冲过  
一盆盆红花

向远方直冲  
逃离镜头  
一点黑影  
在画面消失

关闭电扭  
按出录制完毕的诗体

## 王德志专页

太多沉默  
扑灭燃烧的思念  
桌上零碎的积木  
收音机呐喊的雨水  
全部引不起再度焚烧  
黑色河水流过废墟  
人群正在发臭  
所有的日子挤满酷热的浓烟

太多沉默  
走在街上的人群  
没有人点头微笑  
风吹过坚硬的城市  
迅速转向  
在狰狞的烈日下  
许多浮在半空中的死尸  
滴着血水  
流成空洞和□□

太多沉默  
有人站在破烂的椅子上  
鬼叫 嘶喊  
大力摇晃奶罩  
士兵走过碎石  
射出炮弹  
黑夜的另外一边  
没有阳光

太多沉默  
躲闭在生命角落  
被高高吊起的木刻版  
集体欢呼：「孟克万岁！」  
四处布满地雷  
炸碎的肢体  
血淋淋叠起  
小孩在洞穴哭泣

# 城市笔记

# 灰色丛林

在黑暗的梦境中  
点一根蜡烛  
光芒逐渐燃烧开来  
童年的恶魔被烧死  
恐怖化成死灰  
释放出关闭多年的快乐  
撕掉黑夜  
在阳光下溶化  
冰冷的恶梦  
等待一场雨  
冲洗过去的牢狱

夜晚的来临  
让怪物全部闯入  
钻进梦中  
敲打稚嫩的思绪  
弄乱完成的意图

时间不停走动  
我们站在死亡的边界  
藏在丛林后的野狼  
总是准备拖走  
走过梦中的小孩



藏在丛林后的野狼，总是准备拖走，走过梦中的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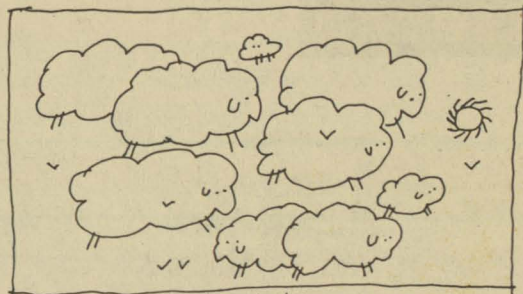
王德志画一个星期五的发型。

# 星期五· 剪头发

记忆的呼拉圈不停摇摆  
 上一个星期五  
 在街上名叫黄梨的理发店  
 剪掉头发  
 丽的呼声 DJ 开心说话  
 翻阅杂志  
 盒子中置放着一瓶瓶蓝色的思念  
 空气呼吸着树林弹出来的音乐  
 冷气机寒冻  
 飞翔的鸟群纷纷停在电线上

剪刀、梳子、吹风筒  
 拼贴出一个星期五的发型  
 付钱之后  
 走入喧闹的街头

日记记录下星期五  
 所有不停摇动的呼拉圈



■ 绵羊在天空中交谈。

可不可以说  
 说话的海  
 思考的河流  
 沉默的湖泊  
 愤怒的瀑布  
 幻想的旋涡  
 可不可以说  
 喝醉的汽水  
 口臭的水沟  
 忧郁的沼泽  
 压抑的热水  
 悲伤的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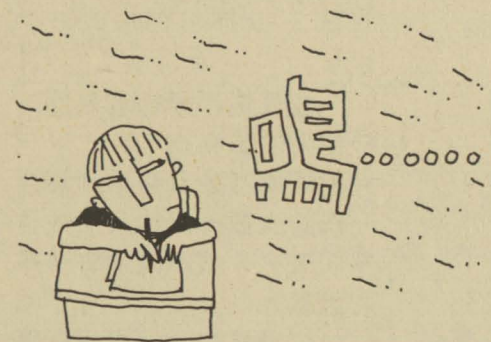
可不可以说  
 坐着的椅子  
 睡着的床  
 站立的灯柱  
 感冒的冰块

饥饿的洗衣机  
 暴躁的火炉  
 可不可以说  
 会呕吐的马桶  
 流鼻涕的水喉  
 想图画的窗口  
 失去记忆的白纸  
 骂粗话后哭泣的天空  
 空闲的森林

可不可以说？  
 可以！当然可以。  
 谢谢。

## 可 不 可 以 说

# 摇滚



小孩在纸上画星星  
 涂上颜色  
 小孩睡着了  
 一座黑暗的睡城中  
 出现了  
 一颗星星  
 闪亮着  
 星星给小孩点灯  
 一起走进森林  
 找野兽朋友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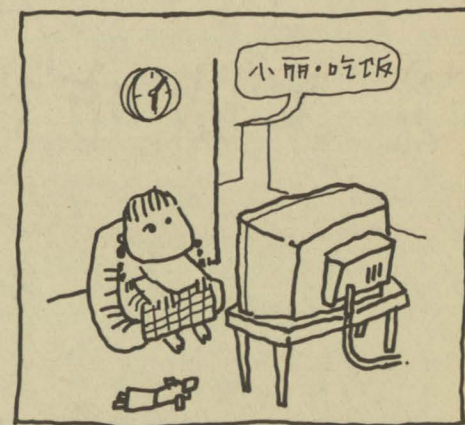
歌谣在森林中飘荡

妈妈摇醒小孩  
 刷牙吃面包  
 上学去

考场  
 考生摇晃脑袋  
 伏桌沉思  
 用手滚动原子笔  
 热汗滴落

老师四处走动  
 眼睛检查眼睛  
 用电线麦克风：“不准作弊！”

“时间到，可以离开。”  
 疯狂的人群  
 拥挤逃离  
 留下空旷  
 以及胶擦



每天都是吃一样的东西。





一片金黄的帝国，像有窗口四处出现。匆匆的吞灭童年、岁月、脚步以及记忆。

收音机不断播着新闻，被枪射的警察当场死亡、巨大的国家开始分裂、地震后死伤的人数。思绪分裂成许多区域，收藏不同地方传来的讯息。

垃圾堆在时间里逐渐蔓延，发出阵阵臭味。人群的脚步挤向同一个方向，几何形的影子映在楼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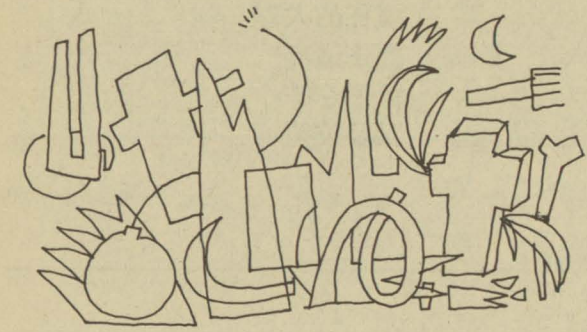
路边失踪了所有游荡的狗只，红色路牌写着：不可停车。空气中烟雾飘散……。

名片上写着一座大厦的地址，房客摇头，指向另一个太阳的角度，关上门口。

天使已经离去，回到记忆中的森林。建立另一座未完成的城市。

小孩子望着黑色的天空，等待月亮照亮星星，散发出光年距离的光芒。黎明被安排继续莅临，移走完成中的巨大世纪。

黎明到来。电话陆续响着，人群忙碌，拉开抽屉……丢掉过期的计划书……



## 遗落城市的

## 速度

## ◎ 中学时期



人家说中学以后会开窍，但我知道自己没有。因为从初中一七十多的成绩，到高中二以后的三十多，非常明显，我必须多等几年。

刚进初中一，因为课业很浅，背背两下就升级了。到了初中二，开始没有做功课，很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年终后，分数刚好可以逃离留级的边界，照样升上初中三。

当然非常开心，每天都与朋友们在课室里说笑玩乐。然后下课后齐齐去吃福建面。时间异常快速，年底留级的讯息传来。我没有愁眉苦脸，圣诞节的钟声仍然令我快乐。

又多读一年的初中三，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除了课本和我自己。这一年所有的日子和以往一样，天天呆在家里没有读书，但却写了一大堆的时间表，以及五年计划。这样子做全是因为看了一本励志的课外读物才开始的。写久了却也写出了兴趣来，不断地写，思索各种时间表的方式。而且还装订许多小册子，以使用来写时间表的计划。

或者是幸运吧！写时间表也能够升级。高中一顺利来临了，但我开始不去理会新的课本，因为已经找到自己喜爱的东西，就是写计划。所谓熟能生巧，我的手笔也渐渐纯熟。变成写起复杂的计划书来了。今年开什么画展、写几部英文小说、或者发明几项事物。哇！非常有成就感。

写着写着，又留级了。

又是一年的高中一。什么都不管，我爱写字，然而写巨大的计划书倾向已变成写人生的道理和格言。为了增广见闻，管他什么三字经、四书读本、人生试金石都买回来。这个举动又引起了我爱书的兴趣。忘了说一件事，就是我仍然远远地不与课本面对。

我很可爱，幸运之神再度来临，用手把我拉上高二。但却因多年没接触课本，懂得的东西与实际年纪距离太远。考试也一直不会。功课里的习题又做不出来。完蛋了，我讨厌课本又讨厌功课。

但是，我还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就是，写格言和买书。真的，我写了很多，都是无聊的句子。好像“人是万物之灵，只要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你就可以做到。”可是这些屁话写来有什么用呢？而且很大叠呢！差不多有一个水罐那么高。

还有就是买书，省下零用钱，拼命买，拼命往书展里钻，拼命把书塞进房间。日夜苦读，不是课本，是课外书。

泡在书堆里一段日子以后，写作的形式再度蜕变，是写札记和写诗，有一次无意间给强华老师发现，他把我拉进魔鬼诗社。终有了别人赏识的机会，自己也感觉高兴。

一件不幸的事却在笑声中出现，留级的面具第三次套在我脸上。唉！不要了，离开学校吧！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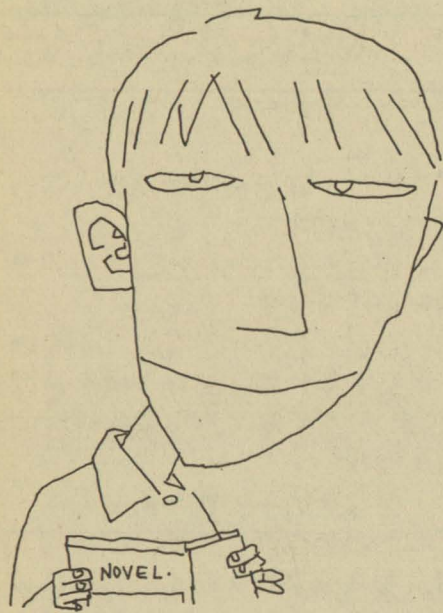
在假期中办理好了离校证书，开始思索过去存在的日子，看到抽屉里一大堆没有用的时间表、计划书、格言，根本想丢进垃圾桶里。但想想，如果当初不写几年时间表，今天一定不会写诗，它们打下我写作的基础。又舍不得丢弃。还是想想以后吧！以后又去疯狂一些什么。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有两句话：

“长者不可不读，少年引以为戒”



## 死亡边界



那天从学校回来，看见一辆巨型罗厘撞向一棵椰树，前面的玻璃烂碎得满地，司机整个人因冲击力强烈而跌了出来，血淋淋躺在酷热的马路上，一只手断在血泊中。

马路中围了拥挤的人群，我透不过气，急忙跑了出来。回家的路上想起司机的眼睛，不自觉地要呕吐。还有那流了满地的鲜血，越想就越恐怖。

我要步过马路，站在路边等待车流的减少，然后走过。看着远远走来的巨型罗厘，心理不免怔惊了一下。觉得它奇怪的身影像要向我撞来，越来越近时，就越觉得将会发生。这不行的，无论如何自己得闪避这辆令人奇异的巨型罗厘可是我站在路中间怎么办才好，冷汗急速流了出来天难道像今天下午的车祸…

罗厘急速地向我撞来…

我急忙翻开另外一页，继续读着令人刺激的小说情节。

## 电梯慢慢升上

城市塞满了各种工作大楼，人群拥挤地四处走动。一间高入天空里的大厦。门打开了。柜台上的女服务员左耳夹着电话，右手连忙抄写着客户留言。有人退房，拿出锁匙。

“唉！对不起！”那个着急的身影在角落失踪，没有引起大厅交谈的人们注意，他们穿着西装，头发非常光滑油亮，手上的手表闪闪发光。

女服务员回答说：“在七楼的503号房，我会先拨

个电话上去。”同时还附一个微笑。玻璃门外照射入大厦的玻璃反射的阳光，天空不会下雨。客厅人潮分不清西装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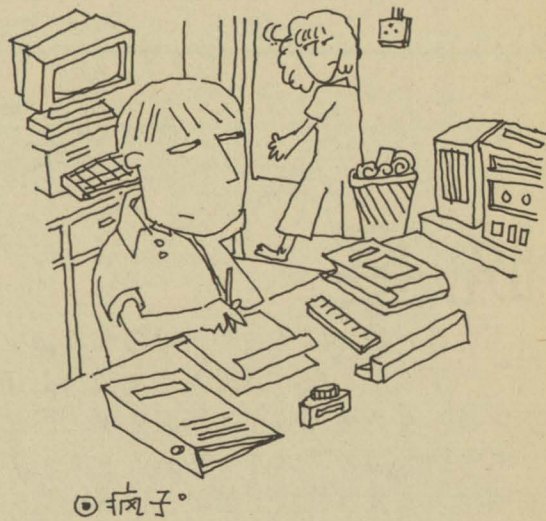
“叮！”电梯打开，另外一批穿西装的人走出来。像着急的鱼群，分散游动。

每个人带着自己，有眼镜的人戴着眼镜。站在电梯里，有人问“先生！几楼？”

“七楼”我连忙回答。电梯慢慢升上，门口打开。500…501…502…



7 \* 503号



◎疯子。

## ◎疯子

两年来，自己天天都躲在房间里看书、听收音机、写短短的札记。从没想过要出去做些什么。没有朋友、没有运动、没有逛街。身体渐渐瘦弱下来，高高瘦瘦的，加上有点恐惧症，行为也与健谈的弟弟不同。

爸爸开始发现我了，每次走过房间，都用怀疑的眼睛向我瞄来。我知道。他心里疑惑，惧怕这种关闭自己的孩子，便亲自在我上课的时间，潜入学校，向一个老师查问我的行为。谁知那个老师竟乱说我在上课时常打瞌睡。害得回家后被迫每个晚上早早就得上床睡觉。我不会反驳，以沉默的方式承认。

晚饭后，喝一杯水。又走进房间。爸爸因心理的惧怕无法表达，我为什么又进入书房里，晚饭后应该出去客厅看看电视、或者聊聊天。我不敢反抗。去客厅看看电视。

一阵日子过后，我开始有点怀疑，妈妈常在自己背后用异样的眼光看过来。我观察他们，可是又不见有什么不妥。

下午，妈妈坐客厅看报。我走上楼梯，一边偷望她的神情。觉得还好，并无发生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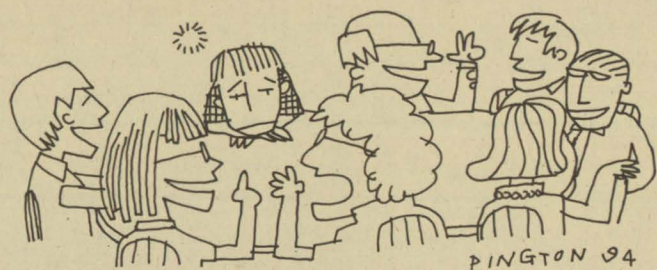
爸爸回来了，他冲过凉后在厨房徘徊，突然看我不在房间里，一时想进入房中探个究竟，刚巧我又从楼上走下来了。他假假的走开去。有种被人检查的感觉令我不适。开始害怕当他们的面做出种种行为。朋友的电话我细声回答，可是这又令爸爸更加深心中的怀疑。抽屉里的札记我也紧锁，害怕被人阅读。然而这也是爸妈最大的兴趣焦点。

一日一日在双方探索中过去，偶尔我和妈妈同时发出怀疑的眼光望向对方时，情况非常别扭。两人匆忙转头而去。

越想越不是滋味，四处像无数隐形的眼睛正在张望。

有时爸妈不在家，我心中又怀疑会否他们在厨房的一角装置上一架小小的录影机。





## 晚宴

黄昏时就穿好了衣服，准备和妈妈去喝一对陌生新人的喜酒。

到了那里，根本就没人欣赏我身上穿的新衣服。男人忙着交谈、握手、拍肩膀。女的就忙着化妆、着急地骂孩子。场面热闹，但是像我这种另类身份的人就极度无聊、寂寞。

等到天黑，客人才开始到齐。人一多就更加热闹，整张桌子的人谈得兴高采烈。看着整桌的陌生人，我在礼貌上苦笑，回答一些关于自己学业成绩的问题。

无聊的情绪层层包围自己，好不容易才等到菜上桌了。每个人互相请让，我第一个拿起筷子夹食物，愤怒地塞个满肚。吃、吃、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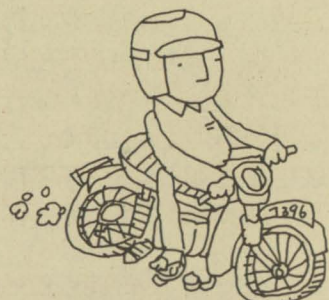
## 骑电单车

朋友们的胆子很大，常约一块在星期六夜晚赛电单车。如果在奔驰中能把车头提起来的人，就会令人羡慕。事后受人赞赏。

但我多么的讨厌这种方式，慢慢的驾驶不也是很好么？

这些话都给朋友反驳回来，个个讲我骑乌龟车、长了粒红毛丹的胆子。我才不在乎。当有人叫我载，自己的原则如何也不改变，就让他们在后座大喊、打瞌睡好了，驾驶的人还是我。乌龟就乌龟，管他们怎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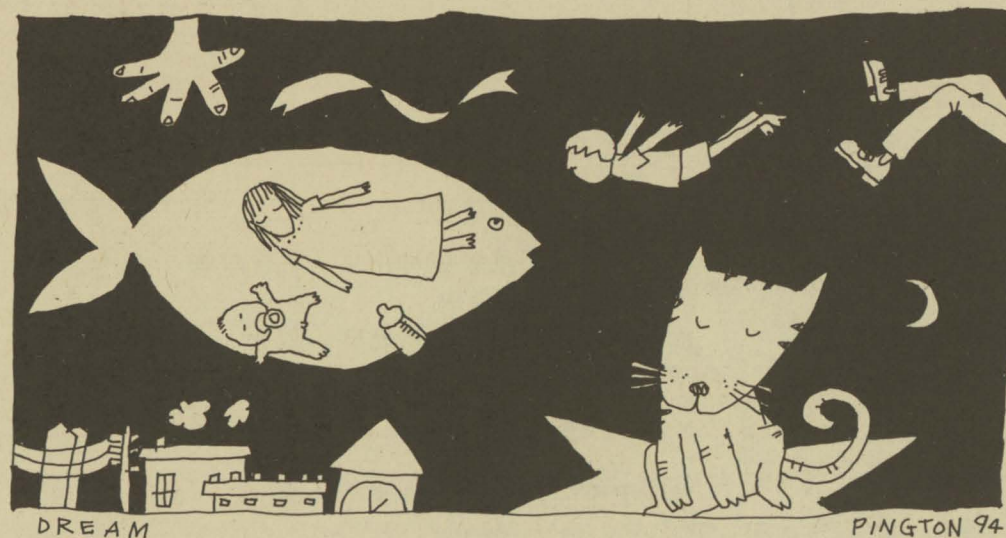
我骑电单车的速度就在班上传开去。那个不超过 50 的王德志。这话听在耳里，也很不错。我喜欢。



不要超过 50...

## 我思故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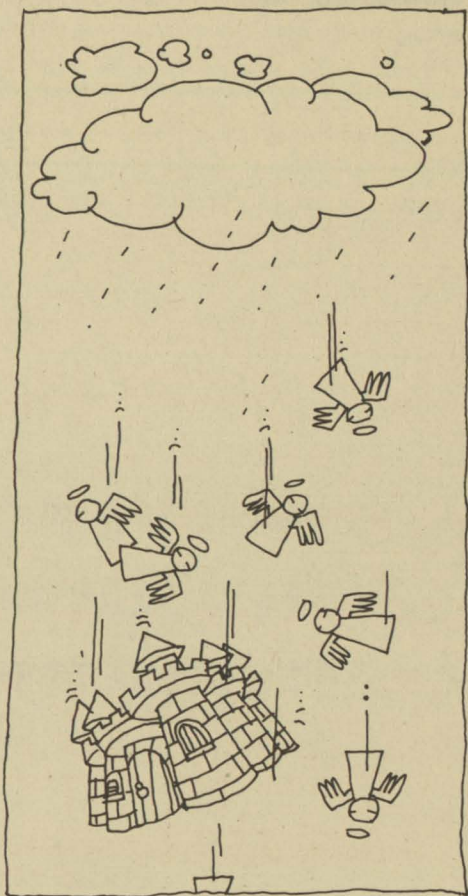
1. 黑暗的睡城中，所有的人飘入梦境。
2. 早上六点，一个城市的闹钟全部响起来。
3. 一支折断的吉他遗失了许多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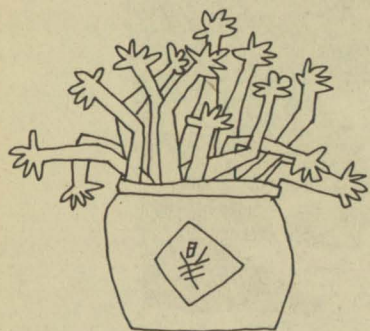


## 王德志专页

- 下雨过后，天空的城堡和许多天使都掉了下来。
- 房子渐暗淡，躲在里面的一只猫，剩下眼睛。
- 思考的管道，就是一切作品的出口。
- 当训导主任不小心变成小孩，一群坏学生走过。
- 一棵树的影子躺在草地上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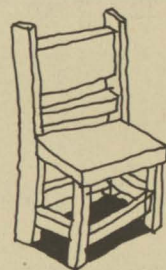
下雨过后，天空中的城堡和天使掉了下来。 PINGTONG94



- 三百只手从瓮里伸出来，狂乱摇舞，挣扎。
- 坐在教室里，竟然看到一群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无所事事。
- 你未来的妻子或老公正在家里看电视。
- 巴士喷出，一大堆黑色的癌细胞，飘散在人群中。

## 王德志专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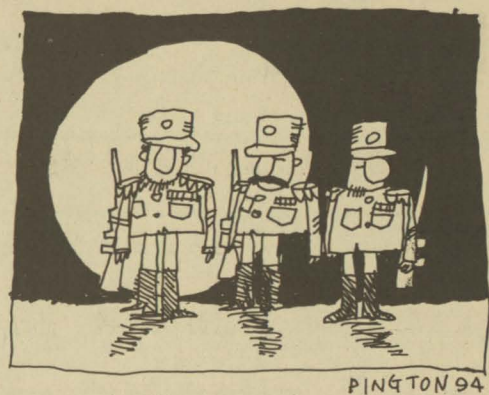
- 政府花费了大笔的金钱。铺建一条道路以供抗议者游行。
- 严肃的样子只是层表面，当玩笑轰炸来的时候，它就会破裂。
- 走出房间，姐姐擦拭着碗，杯子摆在桌子，我照着镜子。这一切仍未过去...我知道。
- 人潮中，无数杂碎的视景正在流动。
- 他人的行为是自己的其他行动情况，当你站在街上，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自己。
- 我看见飞机，天空中一堆人群飞过。
- 坐在马来西亚打电话去越南，可以一起坐在后院谈月亮。
- 存在就是发生。
- 周围都是新来的作品，只是零散地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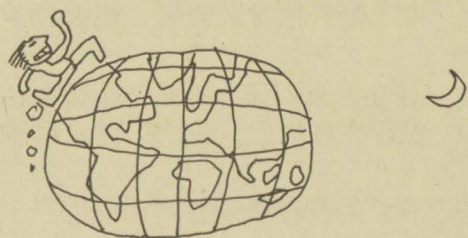
存在就是发生。

- 我在学校看见 10:50am 的他，如果他现在在家，他是这个样子。
- 夜深了，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无意间掉下一张照片，拿起一看，原来是逝世多年的好朋友。翻开照片的背后，粗大的字写着：“请勿写作。”
- 存在的东西正在存在。当你在这里读着一段段的文字，海洋里的鲨鱼正在游动、森林里的猴子正在树上、你的东西放在抽屉里。
- 屋外的狗也是现在的构成之一。
- 当整个礼堂集体拍手，你可以听到一条鱼正在放进油热的黑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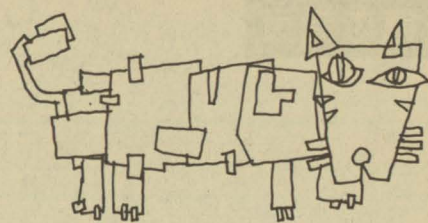




27. 走路的时候，请望着双脚，你根本不会知道它为什么不停走动。
28. 黄昏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流动地举行演出。地球在转。
29. 迅速绕地球一周，我可以在一分钟里过一天中所有的时光，在不同的国家。
30. 一天里，他只出现片断时刻。
31. 历史，是真实的过去，恐龙曾在这里出现，对面屋是原始人住过的洞穴，我坐在森林中写作。
32. 一切都会发生，事实只是择其一，其余的都存在无形之中，等待发现。
33. 事物因观念的介入而有意义。
34. 街上的汽车旁，常常有一个不知未来的陌生人走过。
35. 在巴士中，我幻想一个搭客所思索的图画。一幅图画正在凌乱地变形。



一分钟是包过一天时光



36. 早上醒来，另一个国家已经傍晚，人们下班、吃晚餐。
37. 所以并没有什么巨大的事。生命，是由日常生活构成的。
38. 屋后的猫在一天里也有 24 小时，所以常常无聊地走来走去。
39. 一本书告诉你它知道的东西。
40. 代沟的产生，使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异常别扭，整天讲一些婆妈的话题。
41. 现在，你看着我，而没有写信、没有看电影、没有清洗风扇。因此，当你做着一件事，身边就有无数的东西在遗失。
42. 一块卡带里隐藏许多幻想的画面。
43. 要发现，就要步入生活，聊天、听收音机、寄信、晒衣……才能发现许多东西。
44. 一种发现，必须选择表现形式才能达到效果。
45. 状态就是结果，结果映录着过程。
46. 水没有从水壶里倒出来，是水壶自己歪了。水一直是水平形的。
47.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映象。
48. 走出屋外，看那些正在发生的历史。
49.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达达主义，抽屉、杂物室、一篇报导里面都有，只要用达达的观念寻找。
50. 事情在环境形态中发生。他们，在图书馆中看书。
51. 一个环境，一种情绪。





人们提着一个星期后的垃圾。

- 52. 我在杂乱的房间与桌面发现许多东西。如果当初自己住在明窗净几、干净异常的屋子里，今天将一事无成。
- 53. 朋友站在你身旁跟你讲话是一种幸福，他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就在你的身旁。
- 54. 作者把现实搬进文字里，读者又从文字搬动出另一个现实。
- 55. 室内的物件摆设形成不同的房间名称。
- 56. 一些无聊的片断记忆，虽没有什么用处。在创作上，它却是一间巨大的超级市场。
- 57. 当那种思考的方式改变以后，此时期未创出来的作品全部毁灭。
- 58. 每个人要向奇异世界静默，感谢自己的存在。
- 59. 今天的一件事，对以后会有一连串的影响。
- 60. 太多零碎的琐事，使我们无法静下来思考。
- 61. 女强人这个名词的出现，代表着大部分的女人都给男人看不起。

- 62. 关于哲学，高空中的鸟瞰人群。
- 63. 恋爱是再度童年。
- 64. 一个东西，一个世界。
- 65. 我们总把暗恋中的异性想得过于完美，却忘了他们也有大便和挖鼻子。
- 66. 如果没有「的」这个字，文字里将要发生许多车祸。
- 67. 身旁的事物是记忆的遗物，思绪可以考古出许多过去。
- 68. 我要聚集许多顽皮的孩子来进行我的行动艺术。再一起撕破旧报纸、踢倒垃圾桶、追逐、大叫。
- 69. 请来信。我名叫王德志。希望你给我一些批评或者建议。告诉我一些读后感，大骂粗话也可以。  
48, Lorong Sri Tenang 9,  
Taman Sri Tenang 14000,  
BUKIT MERTAJAM.

## 芝麻开门

文字的森林里  
有一个藏着宝藏的山洞  
可是必须懂得咒语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我不是幸运的阿里巴巴  
我常常空手而回





# 生机与危机并存

## ——浅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现状和前景

马华文学发轫于 1919 年，70 余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几成绝响，如今正呈现出勃勃生机，但也面临着困惑的选择。

一方面，马华文学在努力争取纳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主流的同时，正雄心勃勃地要“走向世界”。进入 90 年代以来，马来西亚译创会、国家语文出版局和一些华文报刊皆致力于马华文学译作作品的出版，以扩大马华作品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大马华文作协和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联办的声势浩大的马华文学节一连举行了三届，方北方、韦晕、姚拓分获一、二、三届马华文学奖，作为一种对马华历史的总结，在马华文学界掀起阵阵热潮。其他各种文学奖也纷纷得到设立，至 1993 年底，已有包括马华文学评论奖、优秀青年作家奖、全国散文奖、舞台创

作奖，儿童小说奖、全国诗歌创作奖等在国内的 12 项奖被颁发。大马华文作协定期出版的“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3 年就出了 36 种作品集，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多姿的艺术追求体现出马华文学的新水准。而由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所出的“犀鸟文学丛书”，至 1993 年末也已出 32 种作品集，使一向相对沉寂的东马文坛显出一股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一些马华文学作品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得到出版，而在 1991 年大马华文作协代表团第一个访华后，马华文学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界也有了日益深广的接触。正是在这种文学形势中，马华作家驼铃发表了《走向世界的条件》一文（载《蕉风》1992 年 7、8 月号），希望马华文学“以一种别具风采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文学之林”，并坚信

马华文学会“有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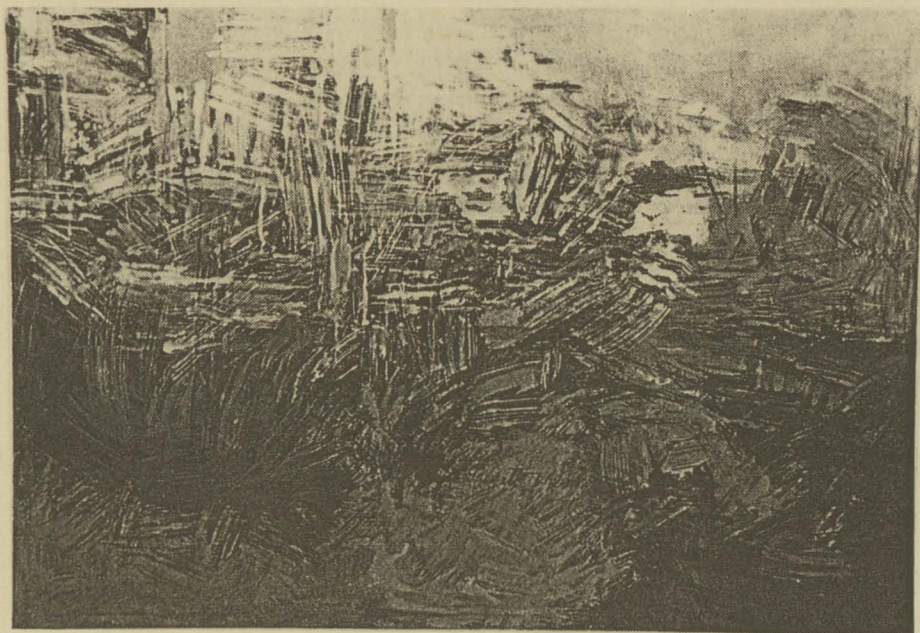
但另一方面，马华文学对自身的发展也正产生着困惑，甚至面对着某种危机。1987 年，《蕉风》曾在马华作家中做过一问卷调查，其中对“你觉得目前马华文坛的文学水准比你开始写作时高还是低”的问题，资深作家多是认为“还高”，而新进作家则多认为“还低”，这有趣的回答，揭示了这样一种现状：马华文学比起 50 年代来，大有进展；而就 80 年代来的发展趋势讲，则潜伏着“走下坡路”的危机。危机并非只来自马来文同华文相比是国语，马来文学也由此占尽了优势，而更来自马华文学自身的现状。资深的马华作家虽然对马华文学做出不可抹杀的贡献，这支创作的队伍基本上一直都是由一批热情的青年作家在扛大旗交替频繁，而

缺乏稳定感。除方北方，姚拓等少量资深作家外，崛起于 50 年代的马华小说家、诗人，如今已很少有人埋头于文学了。如 1989 年刘绍铭编辑《世界中文小说选》时，马来西亚的入选作家为菊凡、丁云、洪泉、宋子衡、雨川、梁放、小黑、潘贵昌、商晚筠，便很少老作家的力作。而进入 90 年代，这些六、七十年代活跃的作家（还有温任平、沙禽、潘雨桐、陈蝶等），也少有新作，甚至停笔多时了。又如，曾有马来西亚报

纸载文提及，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马华文学也往往一知半解，甚至抱着冷漠、轻视的态度。而更有人指出：“当中国大陆已开始为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设立个人档案，马大中文系竟然可以无动于衷。当日本研究者迢迢千里渡洋而来研究方北方的小说艺术时，而马大中文系学者竟然会忽视了近在咫尺的本国的文学瑰宝，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sup>①</sup>对马华文学缺乏深入的探讨，明显阻碍着马华文学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本文正是拟从马华文学生机和危机并存的现状入手，粗疏地探讨一下马华文学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马华文学的勃兴联系着马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马华作家历来对文学有着一一种虔诚、执着。50 年代饮誉马华文坛的散文家黄润岳说：“庄子之所谓道者，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道之显者谓之文。文以神会。”（《白头闲话》）便是表达了一种纯文学追求。而“文学是一种事业”（小黑语）更是诸多马



《海的传说》

张培业

岳玉杰



华作家的信念。近来随着马来亚华人社会提升华文教育、华族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马华文坛也日益浓化着一种焦灼感。呼唤对文学的热诚，推进华文创作，成了诸多报刊的重点。纯文学的创作追求和民族文化感交融，形成90年代马华文坛的特定氛围。所以，象诗人李宗舜那样重操搁置了多年的旧笔，重温同缪思的第二度蜜月，自然也就成为马华文坛的新气象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马华作家传统的历史使命感被强化，其中最为华人社会看重的是马华文学的发展同华文教育的振兴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学是经国的大业……文学的力量足见左右教育的现状，这样，通过马华文学来提高华人对教育的重视，从而发展华文教育自是正确的途径”，“马华文学与华文教育息息相关，运用马华文学助长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对症下药”<sup>②</sup>，诸如此类的见解，已成为马华文坛的共识。而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商团、乡团等一改对马华文坛漠然的态度，积极扶植马华文学的发展，如马来西

亚福建会馆联合会资助出版的马华著作已超过百种，主要着眼点也在于实施“发展华文独中和推广华文文学并重”的方针。这给马华文学提供了许多发展的契机，促使马华文学进一步扩大视野，面向华社现实，也使马华文学渗透进中小学教育中，而获得一种长远发展的人文基础。自然，海外华文文学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其同华文教育的命运密不可分，但文学同教育决非简单对应的互相依存关系，文学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其自身诸多层面的完善，因此，马华文坛在借近年国内政治开明、华社重视参与之机而获得发展之后，似应更多地着力于自身发展机制的完善。培养执着的文学精神，拓宽多元的艺术视野，提升创作人生的境界，使文学即使身处逆境仍不失生机。

台湾著名女作家李昂1987年2月访问马来西亚时，曾谈及两位旅台的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和李永平的小说，“艺术层次很高”，“是台湾作家甚至是亚洲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望尘莫及”。李昂甚至由此对马来

西亚“觉得很好奇，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土地，竟能培养出两个这么好的作家……”。其实，旅台而使自己创作大为改观的作家还有不少，如陈强华、张寒、林幸谦、潘雨桐、商晚筠、傅承得、王祖安、钟夏田等，而他们中一些人都谈及他们旅台后，在更多的层面上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了中华文化，“跟这些东西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其创作的转折点。台湾作家把马来西亚看作出好作家的神奇土地，而马来西亚作家则把完全置身于中华文化环境中看作自身创作产生质的飞跃的根本动力，这中间包含着一种富有启示的事实。余光中先生多次用“边缘文学”的概念去阐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和前途，美国文学对英国文学讲来是边缘文学，可现在美国文学很重要，边缘文学也可能是一条很重要的支流，甚至于将来会影响主流，成为主流的一部分。旅台马来西亚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一方面吸收中华文化的传统，一方面根植于马来西亚土地，马华文学才有其价值。潘雨桐的小

说集《因风飞过蔷薇》和《癌》、《一水天涯》等小说甚至受到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称赞，也在于其小说将传统和现代技法融为一体，在开掘其所置身其中的南马社会生活时，又将台北、纽约等地华人社会的生活包容进其小说世界。如《一水天涯》以台湾妇女林月香的叙事视角来写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坎坷际遇，正反映出作者在创作上将不同层面的华族文化进行整合的努力。不过，这种“整合”是否需要有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一些留台而又返马的诗人，如王祖安、陈强华等，都曾谈及他们喜好并师承台湾后现代诗人杨泽、罗智成、夏宇等的创作。这种影响给了他们某种创作活力，但是否也潜伏某种枯竭？骆耀庭曾在《误读指南——马华文学怎样变？》<sup>③</sup>中谈及“马华作家运笔沉吟之际，心目中的规范，隐隐大抵是中国台港的作品”，“马华作家应该挺起笔来，与别人相冲，下笔时，不以所谓规范自限。马华文学的净土仍有待我们的努力”，也正希望马华文学勿在台港文学后

面累累随行，而要走出影响，另辟蹊径。

马来西亚的文化环境是较为宽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并存、交融，给马华作家提供了宽扩的创作环境。象傅承得那样的“文学的多妻主义者”不在少数。有个事例给笔者颇深。《蕉风》1989年1期刊登鞠药如的中篇小说《猫恋》，确如谜一样的晦涩。然而，《蕉风》编辑部及其作家群（其中不乏资深或者著名的作家如曾希邦、姚拓、小黑等）都从“重视本地作品”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抽丝剥茧的研究和热情中肯的鼓励。曾希邦的一番话颇能代表马华作家的开放心态：“我无法摔掉传统的包袱，我不能也不愿运用新的技巧。但我完全接受了《猫恋》并极力设法了解它欣赏它。”在这样一种开阔的创作视野中，马华作家确乎能吸收到多方面的营养，给马华文学不断注入新的活力。80年代以来，尽管现代主义文学在马华文学史上已成陈迹，但文学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仍带有较强的现代意识。如以诗歌为例，王祖安诗作的魔幻写

实、陌生异化手法，陈强华诗作的文字排列视觉效果，傅承得诗作多层面的象征寓意等、都反映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这些艺术探索又明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考察一下80年代末以马华诗坛的诗风演变，令人感觉到多股潮流的交汇：一些原先诗风较为晦涩的诗人开始向浅白显豁的诗风“回归”，如温任平、艾文等的诗；一些艺术上较成熟的诗人开始注重题材的社会现实性、党争、经济、种族等敏感题材进入其艺术视野，如游川、傅承得等的诗；也有不少诗人仍注重人性的开掘和艺术的新异，如苏旗华等的诗。而这些创作潮流已无五、六十年代马华文坛出现过的写实派同现代派的某种对峙，共存而求马华文坛的百花齐放、百川江流，这是马华文学勃勃生机所在。

马华作家历来有关注现实，直面社会的传统。他们开阔的艺术视野往往同他们注视民生疾苦的眼光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们吸取外来文学营养的努力始终未脱离作品本土化的轨道。被称为



“马来西亚当代华文文坛最杰出的女小说家”的商晚筠，其处女小说集《痴女阿莲》便是以深潜入北马城镇芸芸众生内心世界的特色而出手不凡。之后，其小说象征寓意的色彩愈加浓郁，现代小说技巧愈加纯熟，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也愈强烈。她用两个年头才脱稿的两万余字的小小说《暴风眼》以1987年9月吉隆坡政府搜捕煽动种族情绪的极端分子的“茅草行动”为背景，但作品政治色彩极淡，作者关注的是华族和原住民族百姓之间的理解、和睦。小说在快速变换的心理节奏和似真似幻的人生氛围中，描写了女记者度新舫同原住民村长拔旺哥吉尔的交往。度新舫才思敏捷，采访编写皆佳，10年搞出10大新闻暴风眼，屡获最佳新闻专题报导奖，“伸张正义”奖，“新闻猎犬”奖，却不断在“茅草行动”事件中被人诬陷得投靠无门。度新舫避走边城谷地，拔旺视她为早逝的曾孙女卡蒂茄，一片真情相待，最后在非法移民夜袭事件中，为保护度新舫而亡身血泊中。小说将新闻界“同

族”勾心斗角的丑恶内幕同山林中异族相濡以沫的和谐相处构成强烈对照，在“放怀于天地外得气在山水间”的艺术氛围中将华族传统文化的教诲同原住民族宗教色彩浓郁的信仰水乳交融于一起。在小说笔调、技法上，作者则颇有功力地将都市险恶回伏的生活环境，辗转挣扎的各种人物，近于疯狂的心理节奏同山林谷地原住民族淡泊自甘而又不乏炽热之情的生活方式，朴素宁静而又充溢真情的生活氛围，自尊自爱、物我交融的心境巧妙地统一在一篇作品中。丰收祭神、刺青避邪，念咒作舞……这些原住民的传统习俗在作者笔下得到了真切描写，以一种浓郁的乡土情结唤起着马来西亚同一块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猎枪、号码证件……这些都市生活的物件，在人物戏谑自嘲的语调中被赋予相应的寓意，引起着人们对异化的都市生活的思考。这篇小说表明了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厚，也表明了在一个开阔的艺术视野中马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会被提升到一种新的境界。马华文坛令人尊敬

的资深作家方北方曾撰文谈及亚洲华文作家现阶段的使命时，将其概括为“一、建立博爱精神的主题”、“二、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sup>④</sup>。对于马华文学来说，博爱精神的主题首先表现为大马各民族的宽容理解、和谐相处，创作的艺术价值也首先表现为以开阔的艺术胸襟去深化本土特色。如果有更多的马华作家的创作汇入其中，马华文学的前途会是无可限量的。

我们提及海外华文文学时，常觉得其价值在于它在几千年纯然的汉字思维模式的文学以外，提供了一种在居住国多元文化结构中产生的文学，这种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景观，心理状态及其具有的世界性意义，都是独特的，因此，对于马华文学来说，如何发挥其所处的大马社会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结构的优势，是至关重要的。马华文学近年来地域文化风度的日益鲜明，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以小说创作为例，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于大马多元种族社会各个生活层面的开掘。菊凡、宋子衡的小说，细心借鉴现代派小

说技巧，描写的却都是本地的人情事物。丁云的创作，被人称为“同台湾的乡土小说家黄春明一样”，用真挚的人生同情，描写着马来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雨川笔下呈现出的是甘榜乡镇马来人“移民大搬迁”的血肉历史。近年新掘起的年轻小说家梁放的小说，更把笔触直接探入砂朥越多元种族的复杂关系中，《森林之火》展现出伊班族农民淳朴善良而勇敢无畏的心地，《龙吐珠》描写伊班族妇女英代同华族男人的家庭悲剧，《玛拉阿姐》则叙述了一个伊班女孩的悲凉命运。洪泉的《传说》系列提供了一种在写实中升腾想象的艺术思维方式。陈政欢的微型小说系列在后设小说的形式中呈现出对生死的疑惑和对社会丑恶的憎恶交织的思维内容。小黑、雅波等成名作家的创作则表现了深沉的历史感、使命感。这些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感受到大马多元文化社会结构孕育的结果，尽管这种孕育而形成的文学风格在整体上还不易很清晰地把握，因为马来西亚作为英、华、巫三种语言文

学构成的社会文化，其历史终究不长，不稳定的因素也终究难免。然而，这种多元文化结构的社会环境对于文学的成熟是有益的，更深刻地去理解，把握这种社会文化结构的内涵，使马华文学成为独特的移民经验同异国风土文化相融汇的华族艺术成果，恐怕正是马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要扮演的历史角色。

马华文学还有许多让人感到孕育着勃勃生机的因素，大马不同地区的创作也各有姿采和旨趣。马华作家的学者化程度在提高，象陈慧桦、郑良树那样取得博士学位的作家正在出现，这无疑在积累马华文学发展的后劲。再比如，马华文学的艺术层面在不断得到新的拓展，文学同富有东方色彩的禅宗佛学结缘便是一例，且不论继程法师《随缘小品》一类由出家人创作的作品，一些作家，如青年诗人李敬德等，也潜心研修佛学，作品中的禅气个性各异。自然，马华文学的发展前景也充满着艰难，其中联系着当地华社政经文教俱多伤残的现实境遇也联系着商品经济

社会中文学地位的削弱（马华文学一直未产生长篇小说的力作，似跟这些因素有关），这是本文所无力论述的。然而生机也正孕育于这艰难之中。方北方在1991年5月6日一次振兴华裔文化的会议上提出“90年代华文文学发展的方案应该是：文艺界加强团结，及时反省，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共赴时限，本维护母语教育的立场，为马华文化的前途，互相谅解，精诚合作；改变创作的倾向，深入社会，汲取生活经验，以便提高表现的艺术和丰富作品的内容。向外促进亲善，学习友族的长处……扩大与友族作家进行文学交流……建立爱国主义的文学创作理论。马来西亚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共同创立的新兴国家。任何体裁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本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歌颂马来西亚的成长和进步……”有如此明确的信念和开阔的胸襟，加上马华作家历来坚韧不拔的努力，马华文学必定会走出困境，呈现出更蓬勃的生机。



注释：

①杨现《马华文学，马大中文系扮演什么角色？》载《蕉风》1993年5、6月号。

②参阅1993年1、2月号《蕉风》。

③载《蕉风》1991年9、10月号。

④《通过文学改造亚洲

人的精神》，载《蕉风》1993年1、2月号。

\*

## 文艺短讯

中国福建省泉州市的华侨大学中国文化系副主任、副教授黄万华透露，该大学的海外华文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所将对马华文学做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以下是该研究所于1994年9月至1997年9月期间对马华文学课题的研究计划草案：

一、努力建立马华文学资料中心，对重要流派、社团，作家建立专门文库。

二、研究课题

(一)《艰难的跋涉—20世纪海外华人作家创作心路历程》中的马华作家部分。

(二)马华文学的本土特色研究。

(三)九十年代马华文学的发展现状研究。

(四)马华文学中的多元影响研究。

(五)马华文学社团研究（马华作家协会、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北马霹雳文学研究会、南马华文研究会、天狼星诗社、星座诗社、诗巫中华文艺社、美里笔会、山打根文艺研究会等）。

(六)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研究。

(七)马来半岛、砂朥越、沙巴等马华文学地域特色的比较研究。

(八)马来西亚留台返马作家创作特色的研究。

(九)马华文学中宗教影响的研究。

(十)马华资深作家创作道路研究。

(十一)马华作家创作心态

及其特色研究。

(十二)马华重要小说家的研究（第一期研究15人左右）

(十三)马华重要诗人的研究（第一期研究20人左右）

(十四)马华重要散文家的研究（第一期研究15人左右）

(十五)马华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困境的研究

三、在中文系本科生中开设马华文学课程。

黄万华副教授也恳切呼吁我国作家将作品与个人资料惠寄至下列地址，使该研究所的师生们的研究工作可以顺利进行：

黄万华副教授  
华侨大学中国文化系  
福建省泉州市  
Fujian, P. R. CHINA.



图 / 钟正川、谢忞宋

# 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特色

黄万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创作中浓郁的个性味往往同他所置身的“本土”文化有着血肉相依的联系。现在的马华作家，都视马来西亚为“生我养我”的“本土”，翻阅他们的作品，也时时感到扑面而来的“马来西亚味”，而这种风味又不同于土生土长的马来语作品味。这是一种值得探寻的，交织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作品味。50年代享誉马华文坛的资深作家黄润岳1987年就强调，世界上运用华语的地区太广，每一个地区的华文文学都要有每一个地区的特色，马来西亚的华人，讲华人文化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马华文化要有独立的风格，文学当然在文化之内，马华文学的发展应走训练自己的文化风格的路①。这种文化风格正是马华文学的本土特色，而且正是这种创作风味构成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独特魅力，也推动着马华文学有可能“走向世界”。

一位马华作家曾感慨“吉隆坡是伟大的，因为她不强迫你同化。”②马华文学的独特风度，自然得力于马来西亚文化的包容性，但更存依于马华作家们视马来西亚为本土的创作心态。1947年末至1948年初，新

马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涉及面较广的关于“马华文艺”和“侨民文艺”的论争，“在这个论争以后，本地的写作人（不论是从中国南来或是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才普遍地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马华文艺不应该再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是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马华文艺；它不应该描写几千个里外的中国事情，而应该反映‘此时此地’；它不应该唯中国文学的马首是瞻，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孟毅《新马华文学大系小说一卷·导论》）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对于马华文学的发展自然是异常重要的，它使马华文艺摆脱了“侨民文艺”的樊篱。然而，对于马华文学形成其鲜明独异的本土特色来说，仍然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因为文学需要作家这一主体在社会和心理生活的众多层面上汲取形成独异风格所需要的营养。而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有过“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诗人艾文是个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即便是他，还在《填表》一诗中令人心酸且心凉地抒写自己填表时的心情：表格“好象迷宫/难以着手”，而我借助残黄风湿的资料/战战兢

兢的逐项攀爬/”，“末了/还逼我表白/肯定了四五十年前的身份/我最不甘心/缩半截才塞进去的那一栏”，尤其末句，令人触摸到华人移居异域定位自身的矛盾心境。可随着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逐步形成，华人作家们的“本土”意识也有了明显变化：“我们是大地的女儿/谁养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是候鸟/我们永不离开/最最亲爱的土地/……”（田思《我们不是候鸟》）“这是我们的江山/我们关心，我们痛惜/因为我们如此深爱”（傅承得《因为我们如此深爱》）。正是在这种创作心境中，他们同当地文化水乳交融，在自己作品中多重融铸着马来西亚地域风情。

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1989年1月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生谈话中谈到马华文学时，认为马华作家只有把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地理环境写出来，马华文学才有本身的价值。刊登余光中此次谈话的《蕉风》424期同时刊出编辑部文章《脚踏实地》也呼吁：“港台大陆的文学我们可以学，西方的技巧我们也可以学，而金矿还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开。我们不能老是遥遥望着北方

写长江啊黄河啊……我们也不能一味怀古……我们要写本地的作品。”文章随后指出，本地色彩决非“在作品中添上亚答屋、峇拉煎、穿沙笼的花蒂玛、带宋谷的莫哈末等字眼”就可以了，而要在“社会背景”和“人性的描写，人生哲理、心际关系、人情事故等”方面都将“根扎”于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这自然越来越多地成为马华作家们的自觉实践。而在这种实践中，写马来西亚华人的心路历程成为作家们时常开掘的本土题材，而“旅程”往往成为诗歌的中心意象，小说的基本框架。擅于熔史入诗的傅承得，在其系列长诗《赶在风雨之前》中，便以“我”同“你”的对诉，诗思奔涌而又回环地抒写“炎黄子孙/原就多灾多难/走入风雨，走出历史”的“另一次长征”，不忘“胎记”，经“浴火”而得“清平心境”，在历史的多个层面上剖析了迁居马来西亚的几代华人的心理追寻，也表现了华人对1987年大马险些爆发的种族冲突的恐惧、忧虑、悲愤等情感。张贵兴《柯珊的儿女》中的4篇小说，都以一个“旅程”故事作为主旨的载体，来展开作者要探寻的人物在民族、

文化、认同等问题上的心路历程。其中《弯刀·兰花·左轮枪》中的沈不明是个生活于回教文化和马来语为强势文化和语言的砂朥越的马华人，在入汶莱申请去台签证的路程中，由于不懂马来语，尽管行走于自己国土，却有如误入遍地陷阱（心理的？）的异国他域，结果在语言交流失败的困境中被人误认为绑匪而遭身亡。作者借这一语言困境的悲剧写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身份认同上的历史焦灼感。这些作品或明朗，或阴郁，生动展示了马华人迁居、定居、扎根于马来西亚这一神奇土地的心路历程。著名小说家洪泉曾谈及自己创作计划：(1)写麻河流域的港主制度时代的华人社会；(2)写近三十年来的华人小镇成长；(3)写近年来的艺术创作者和年轻一代的烦恼和失落感；(4)写现代大马华人的生活、情绪和爱情。这些“理想中的题材”恰恰构成了一种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史”，由此也可窥见作家们在这一创作领域内的努力。

“文化行为同样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如一个，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美〕本尼迪克特《文化

模式》P45）多元性的马来西亚文化整合了马华作家们的思想、行为，马华文学中的“本土”色彩也开始表现为马华人视马来西亚为“乡土”的心境。张永众的《夜·啊长长的夜》（获1992年第二届大马客联小说优胜奖）把这种“乡土情结”写得催人泪下。作品在交织着侨居之凶险、牛犊之深情的氛围中，写了土生“我”和阿爸在那个泼墨之夜的心路历程。早魃肆虐，伊班族的高地稻田颗粒无收，祈雨无望，风传伊班族为饥饿所迫，将夜劫华人聚居的村落。阿爸当年在此生了根，将两个儿子取名“土长”、“土生”。老大夭折后，阿爸更把全部心血灌到土生身上，父伴子挑灯夜读，一路送“我”到高中毕业。今夜，阿爸为了“我”的安全，难舍之中也决定弃家出走。一夜林径山路，村落家园离得很远很远了。“黑暗中我度量这一片撒满父亲血泪、汗酸、委曲、感情……的大地，真可以为了我，他说抛就抛？“但”日出而作，日落犹不息，锄铲了半辈子才换取的光景，掷得掉吗？”，“我”终于同阿爸一样，明白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这里就是自己永远割舍不下的“乡



土”！“我”同父亲又回头登上了“返乡”的山路。

这篇小说的文化内蕴是较为丰厚的。小说将一个华裔青年知识分子从父辈那里承继了视马来西亚为乡土的情结，作为其人格成熟的标志来渲染，“阿爸，我已长大了，我知道阿爸要的是什么？”说完，我的眼睛湿湿的”，“稳稳提起了那装满父亲半世风雨以及他大无畏垦荒精神的包袱”。这里的描写，负载着凝重的历史纵深感和作家自己的现代理性思索，作家对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华人生存形态的理解把握、不仅给小说带来了一个有新意的结局，而且使小说闪现出某种哲学光彩。土生父子那种新的“乡土情结”，是对无数华人飘洋过海拓荒于异域他乡历史的尊重，也拓宽了传统“乡土情结”的视野。所以小说即使在以伊班族冒险犯难深夜劫寨作为“逼使”华人“背井离乡”的直接原因来结构全篇时，也意味深长地写到了这样的细节：当父亲幽幽地给我讲起伊班族饿鬼“好不骇人”的“猎人头”习俗时，“我”的心却飞去老远：“在学校里念书的不乏伊班同学，同是黄肤黑发，穿同样白衣蓝裤的他们，与我坐在一起念人天日

月白……，也抄写一横一画一勾一撇的汉字。‘阿益’、‘莫耐’之余，他们也不大善夸口猎人头的历史。可以说随着白人拉者王朝的完结，猎人头族的封号也随风而去了。我倒是念念不忘他们在日治时期砍日本人头的勇迹。躲卧在预先挖好的土穴里，他们是一个斩一个地砍到日军脚软不敢出现为止，谁是无名英雄？乱葬岗上，哪族的枯骨最多？”可“联军上岸，他们拿出胶刀，不论大小，都替华人头家在大树头上纹树摇钱了。每天早上一两点顶着土油灯摸树头，收胶汁，渗胶醋，薰胶片……，忙得团团转。可怜他们在班上打瞌睡给老师骂，钱呢都滚进了头家的口袋老师却不知道。”这一长段内心遐想，在一种深沉的民族忏悔情感中，表达了对伊班族的同情和理解，它同小说中土生父子珍贵的黑白全家照、高中毕业证书细节交织在一起，使华族人的期盼同伊班人的期待融为一体，正是这构成着马来西亚的历史，也使小说的乡土情结闪现出一种新的历史光彩。

我们在感受马华作家的本土特色时，会强烈感觉到这是一种孕育马来西亚社会的文化风度。它表现为审美

价值尺度上的兼容并蓄，傅承得所言：“而在大马，似乎每种文体都大有可为”<sup>③</sup>，便从文体选择的角度道出了这一点。它也表现为生活思维趋向上的乐天知命，面对人生的曲折，不幸乃至欺骗、狡诈，并无太多的抱怨、否定，而是尽力去理解、包含、化解。每个人“从他出生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sup>④</sup>马来西亚土地上传统的豁达、乐观的文化积淀同华族坚韧而又平和的人生态度交相融汇，激起着作家对生活诗意的领悟，对生命情怀的想象，使马华作品整体上给人一种达观、热诚的感觉。“《我失去一颗戒指》的作者水眉是东马沙巴的一位普通作者，所以其文中在失去了盈满了自己爱心的宝物后所抒写的自我解脱：“要来的，终会来；要走的，终会走的”，就更能代表马来西亚社会开阔的胸襟。李宗舜的诗歌，从他18岁之作《最后一条街》，到他17年后重返诗坛所写《我还活着》，都洋溢着一种强劲中显示出的达观。前者在年轻时的纯情写“属于”他的“最后一条街”的“灯”：“最后一条街”只亮着一盏灯/也许是我底光，我底爱/最后一条街是

那么长而远/日夜守住，留连的/我们”，18岁的“我”同“最后一条街”似乎属于两个时间层面，然而“我”却仍能同历尽悲欢离合的“最后一条街”在“光明、爱”的层面上进行心灵上的交流。《我还活着》写于“往事成灰成烬的 烛光/灯光/泪光”中，中年历经风雨，但诗人仍不自伤沉沦，从“看不见的地方”寻“清泉的出处”，即使生活使人“哭笑不得”，“我”也“坚决让颓废/与饥荒的蛀虫共枕”。用明快的语言写生活的梦魇，归宿仍在于“多想跨出去”的自信和乐观。

随着对创作本土色彩的追求，一些马华作家甚至开掘起马来人的生活层面来，其中自然有马华作家对马来族心灵沟通的渴求。洪泉的系列小说《传说》被人称为道地的马来西亚现代《聊斋》，交织着写实和梦幻的笔触用来写马来人的生活似乎更合适。《传说 8804》便是写麻坡河畔，一个叫莫达的马来人，用舢板系着一只黄色长颈鸟，泊来南岸，欲从另一马来人乌达手中，换回被诱骗的情侣明侣。乌达也携一只用链子系于自身腰上的黄色长颈鸟。小说泼墨描写这一对富有灵性的黄色

长颈鸟的相悦相亲，而莫达、乌达相击舟上时，也牵动两鸟“长颈钩着长颈”悲啼不已。两鸟奋力振翅，腾空而起，带着舢板和两个人离开河面。莫达先落入河中，然而因为乌达腰间链子牢牢系住了黄色长颈鸟，两鸟挣脱不已，便在“南岸大厦的大黑影”中同乌达一起“坠入河中急流”。小说在乡野、都市两种文明对峙的氛围中，以知美丑，分善恶的黄色长颈鸟来寄托作者对马来人心灵的理解。作品对地域风情细腻写实的笔触处处渗透着作者生活意蕴的拓展，而《聊斋》式异常结尾则展现出其本土文化的结构特征。“大厦的庞大黑影压在河上，明月光就这样守着这片河中阴影，其他的景物仅是点点灯火护着丑陋的房子和树林。树影像神话的岛屿，牵着麻桥上的两排灯火，映在河中；又像打结的绳索守着麻河，让河水流不出去似的。”这段充满着明洁而又沉郁的质感的写景文字中无疑包含着作者对麻河水畔生生不息的马来人生存形态，尤其是其现实困境的沉思。而结尾“两只颈项打结的黄色长颈鸟悲啼奋飞，它们的脚下绑着一艘小舢板、两个人”，“两只黄色鸟在河的上空中奋飞，脚下

有一只小舢板和一个绑着链子的人”的反复描写，在黄色长颈鸟大同周围之景象之小的出奇对比中，使人对马来文化的本质结构获得了一种遐思翩翩的意境。阿细的《熊》讲的一个马来亚原住民族的“传说”：母亲化作了熊，儿子却误认为熊吞噬了母亲，他要射杀熊，为母亲复仇。“他看着这头熊，他的箭正对着他的心。他箭上反映着日光，一种亮得使人心痛的光。一头兽，一个人，对峙着，风中吹来郁金香的叹息，诉说着各自的忧郁。”而在这之前，作品反复写到了河边，风中的郁金香：“一球一球鲜黄色的花，一簇一簇地在风里叹息，这么多，然而这么孤独，每一朵郁金香都有一种不怎合群的孤独……在风里它们叹息它们各自的欲望，和欲望带给它们的悲哀。”这些凄绝的描写，令人感到包含着对马来亚原住民族生活之谜的“破解”，儿子至爱母亲，然而狩猎更是他的生命，他抚弓谈起狩猎时，会闪出“铁一般冷的眼光”，使母亲感到不适，而儿子却“愿意用整个生命去换取”“把猎物射倒时那种快乐与满足”，可山里跑的、天上飞的都快给他猎光了，他为这个烦恼。于是，



大概才有了小说所写的那个悲剧。儿子同母亲有骨肉之情，儿子同狩猎结下了生死之缘，情、缘难以两全，是否正是作者欲破解的生活之谜？也许不是，而只是笔者的一种阅读感受。但作者渴求深入马来亚原住民族心灵世界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上述创作面的开掘中，形成了马华文学最独特异感人也最有发展潜力的特色：在不同种族文化相处的背景上，富有立体感地呈现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复杂的生活层面。出生北马的著名女作家商晚筠笔下的乡镇风情就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北马地域性的载体，还负载着大量的北马多元文化积淀内涵。她的小说集《痴女阿莲》（1977）收入小说篇11篇，有写马华人生活的、如《七色花水》写一对姐妹挤在一个大澡盆里洗七色花水的生活场景，由此带出了姐姐的一段恋情；也有写其他民族习俗的，如《木板屋的印度人》写一个印度理发匠及其妻子、女儿的故事。小说都以一个刚成年或未成年的女孩“我”那敏锐而又细腻的感受作为叙事的视角，真实而鲜活地写出了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由此铸成的人物品性。《七色花水》中那些飘浮在木盆中而最终

又溢出了澡盆的菊花、红凤仙、牵牛花、芍药、秋海棠等流光溢彩。而又转瞬流失，这一交织着热带生活风味和华族传统意识的生活场景其意蕴实在令人咀嚼回味不已。《木板屋的印度人》中理发匠二女儿密娜姬被囚禁的黑木屋同那垃圾窟里被糟蹋的茉莉花椰叶条彩带交相映照，也由此揭示了印人礼俗社会意蕴。这些作品在单篇中也许只写单一种族成员的生活，但其作品背景，人物心灵都交织着大马社会错综复杂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撞击、激荡，从而取得了较为丰厚的作品内蕴。

马来西亚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使不少马华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浓郁现代主义色彩，然而这并未冲淡作品的乡土气息，反而构成了其马来西亚本土特色。鞠药如的创作就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独特的色彩。他的中篇小说《猫恋》（1989）是篇完全抛弃了传统技法的现代小说，甚至排版上也系取了某种“支离破碎”的形式。至于意义的晦涩，情节的跳跃和交错，人物的多头绪，叙事观点的多角色，用字遣词的刻意求新，都使这篇小说象谜一样难以破解。然而，作品的乡土气息仍很浓郁。阿容妈在胡椒园里的累年劳

累，“好象大地和她，本就是一体，没有隔膜和不安”；阿琦女的菲薄愿望，只憧憬着一间独立的房子，“排屋也好吧，只要不是非法木屋”；阿掩的憨直纯朴，他只盼着能有一次“做别人话题中的主角”……这些在小说中都得到了细腻描写，从而使小说意蕴在整体上还是可以寻见其端倪，即人在贫瘠困苦中所遭遇的种种压力及由此显示出的慈悲心怀。鞠药如的另一篇小说《时已晚》写乡镇女教师袁霜夜间独居时遭遇花蛇而引起的惊恐，小说技法仍频繁多变，但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温馨、古朴、亲切的乡野气息直接启示着读者对小说意蕴的把握。用纯粹的现代小说技法，成功地描写了乡居的琐细生活，乡民的平凡心灵，鞠药如显示了其创作的潜力。而在另一位小说家商晚筠的笔下，现代小说技法被用来描写现实的都市生活，但因开掘的生活层面多为底层百姓的现实境遇，加以风俗民情、方言俚语的渲染，她的小说仍被认为“再彻底的乡土没有了”。如《蝴蝶结》写得扑朔迷离，女记者从在采访专题报导中相识了在妓女风尘中滚了二十余年的生母，但她一直拒不相认，生活将她同生母

掰成两种不相揉合的孤独。生母病亡，从匆匆赶回，但不是去服丧，而“是来跟她一笔勾销”。小说便从这启程起笔，而实际上雨夜车祸，从从身亡，因此这漫漫旅途中的“我”已是从从的幽灵。人生旅程匆匆，该有何求，作者的这一思索，连同小说人、“鬼”独白的构思，使人们极为熟悉的“近”生活被拉得“陌生”，“遥远”，从而引起读者的思索。至于小说中黑街、蝶蝶结、黑瓜子、黑狗啤、玫瑰花、镜子、白宫旅社。这些俗生活中的物件，又无一不呈现出写实和寓意两个层面，从而加深了作品中乡土

气息和现代技巧的融汇。也示出马华文学本土特色的一种发展趋势。

马华文学本土特色还有着许多侧面，是本文未论及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本土特色的发展前景。比如1989年，马华文坛就有人指出，马华的待从晦涩转向明朗，散文从明朗转向浅白。散文的口语化，甚至“土语化”，也可视作马华文学本土特色的一个侧面，但口语化一方面表明作品同马华社会语言环境的贴近，另一方面也潜伏着文章意境淡化的危险。因此，在结束本文论述前，我想指出，如何提升马华文学本土特色的

艺术层次，将是马华文学求得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的课题

一九九四年十月

注释：

- (1) 参阅马来西亚“蕉风”第401期
- (2) 戴小华“家在吉隆坡”
- (3) “衣上酒痕诗里字——雨夜访傅承得”，戴《蕉风》1987年10月
- (4) 本尼迪克“文化模式”P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阅期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药渣

妈的，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怕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怕病。

周伯福是这么说的。

周伯福，在三岔口，也算是个人物。年轻时靠著一个木偶戏班，二十多个木头公仔，闯荡江湖，吃过山珍海味，唱过古往今来，一年到头，从海胆乌泥到山心曲樟，那里的肥鸡没尝过，哪里的香鸭没试过？可到头来，落下了一身的病，喉咙里不停地哼哼，同鸽子一样咕噜噜咕噜噜，还不能放手睡觉，终夜用个大谷箩垫上烂棉胎仆着，象个蛤蟆趴在大石一样。

腰长气短，动辄一身大话，说话断续触气，这就是今日的周伯福。当年大喝一声长板桥断，檀溪水倒流的周伯福哪里去了？传闻中有一次演到柴江谏君“我把你这个昏君啊！”竟把三千欲睡的观众振个直立，把二个心脏病患者送入医院，那血气方刚的雄风何在？

为了活命，周伯福只好靠中药来维持残喘，中医说他是老抽虾（哮喘），西医却说是支气管炎，都一回事，但他宁认是老抽虾，麻黄柴胡汤喝过不少，就没见轻。

是他那五十六岁的妹子从山垌里来，见了老哥的模样，心挺挺的酸：

“哥，你都服过什么药？”

“中药，麻黄柴胡……”艰难地一指门角的大箩筐。

妹子走近一看，一大箩的药渣放着霉味：

“你呀，都这么老了也不懂？药渣怎好藏着？快把他撒到大路上，让人踩踏。你不知道，要让人踏上，病随人去，你的病才……”

妹子不由分说，拿去箩筐，走到门前，把药渣撒向路中央。

三岔口本是个热闹的地方，可这时正是傍午，却少行人。妹子等了许久，不见有人来踏过，便去了耐心，走了。

倒是周伯福有闲心，搬了张凳子，坐到门前，眼睁睁地看，心里想：但愿有人这么做吧。

可细而一想，这不叫病好是把病转移给别人，我好了，别人不是病了？

这时，前村的能四走过来，这能四倒有一身死力，论干活，村上无人可敌，他一担可挑二百四，一个自行车搭三只大缸，可这几年却变成了无能之辈了，除了出大力，别的什么经营都不会，一家子穷得臭腥，这样的人一旦染上病，不是全家都遭殃？

大汗淋漓的周伯福忙抄起扫把，到路上，速速扫起那黑色渣片，待能四走过，才又撒开。

半天，来了个妇人，约五十五六岁，金耳环项链闪光光的，他认出了，这正是城里大药房那个爱骂人的泼妇。好，你来踏吧，你家有钱，再说，这种人也该……

周伯福的心释然了。

◎沈祖连

吴承恩先生：

您好！大著《西游记》稿已拜读。文笔流畅，故事引人，是一部难得的好书稿。现已送审总编，原则通过。但有几处需修改后，便可出版。

一、关于给孙悟空戴紧箍咒一情节是一定要修改的。去西天取经，唐僧自然是代表党的领导的。让一个领导老是给能干的孙悟空念紧箍咒，似乎有损我党领导的形象，让人误认为我党领导无能、糊涂、只会制裁人材。是否重新构思一个比念紧箍咒更高的情节。既制裁了孙悟空，又不显山不漏水的！

二、关于猪八戒调戏妇女的情节，可以适当放开去写。用弗洛伊德理论讲，男女性爱是完全合乎人的本性的。和尚也是人，是人就有性爱。如果放开写是很吸引人的。一部书稿出版发行，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但一定要掌握好分寸，即写出味来，又不要过分。千万别让上头抓住把柄。不防来个白狗熊钻火圈，既能钻得过去，又不能把毛烧掉。

三、书名是否也改一下？《西游记》不大好听，现在公费出国旅游的干部人很多，群众很反感，容易让人误认为唐僧领着一班人花公家钱出国游山玩水的。是否可改成《西天取经记》，或者改成《唐僧领导下的取经代表团战魑魅斗魍魉传奇》等，还可以多拟几个更引人注目的题目，最后让发行商审定。

吴先生，按以上意见修改后，再速把稿寄回，请吴先生放心，出版社决不会亏待作者的。千字可按二百元付稿酬。若发行数量超过一百万册，稿费还可提高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先生一定不要错过良机！

盼早日读到您的修改稿。

即颂

撰安

责编：权钱书  
狗年猪月鸡日

## 关于修改《西游记》的意见

◎张记书



“别说是你，连国王都不可以进来！”

李穆以身子拦在门口，阻挡着一大群记者。

“喂，李先生，你怎么那么小器？家有喜事应报导给大众知道啊，对你有什么害处？”记者一直试图推开李穆以进入其屋。

“那是我家的事，与你无关！”

“没这回事！”一个记者发火了。

“李先生，你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上报纸啊，而且我们又不是对你有恶意，你为什么排斥我们呢？”一个女记者好言相劝。

“你有酬劳可拿，别忘了！”

“你们真是欺人太甚！连这种事件也要找上门来？对个人隐私一点也不尊重！你们还是离开吧！”

“李先生，你不明白……”

这样对峙半小时，那群

记者才离去。

李穆松了一口气，这种情形已持续三天了，为什么那些王八蛋记者这么好管闲事？他妈的！连孩子出世也要报导，怎么搞的！

李穆叹了一口气，唉，这是知名人物需付出的代价吧。对了，今天就请一些保镖来协助对付那些记者。……

李穆想着想着，门铃忽然响起来。

“谁？”他不耐烦地问。

“是我，杨医生。”

“哦，是杨医生。”李穆赶紧把门打开，“非常抱歉啊，刚才……”

“没关系，没关系。”杨医生笑着说，“有很多人来烦你，是吗？”

“是啊，是啊。”李穆陪笑道，“请跟我来，他们在楼上。”李穆不愿多谈。

他带着杨医生到二楼一间房里。床上躺着一个妇女，旁边的摇篮中睡着一个

婴儿。

“李太太，身体可好么？”杨医生问道。

“还好，麻烦你看看婴儿，她……”

送走了杨医生过后，李穆继续计划请保镖的事，并与妻子商量。

……

第二天，吃早餐时，李穆翻开报纸，一则新闻令他大吃一惊：

“足球明星之子健全：根据杨志洪医生，李穆的家庭医生说……”

\*

◎连哲宁

## 防不胜防



## 流水寄情

图 / 韩彪

文 / 许心伦

如果小溪也能拥有生命，她将是一个长生不老的宇宙精灵。小溪的细流，涓涓不息，经年累月，岁岁年年，流过山林，流过大地，流过许多不老的岁月。

有土地的地方，就有小溪；有小溪的地方，就有人

类。不是吗？千古以来，溪流旁就是人类最初选择驻扎的理想之地。

童年的梦里，曾经拥有过无数条小溪，而每一次搬家，就会把小溪不舍的抛下，把旧梦留下，再寻找一条小溪，一个新的梦想。

三岁那年，举家搬迁到一个树林里的小村子。那时，亚答屋子的左边就有一条五尺宽的长长小溪。这条溪流弯弯曲曲的穿过树林，不知在内陆的那一个地方驻脚，而她的归宿，就在三里外的一个大海。

平静的日子里，这条溪流载着浅浅的水，清彻见底，连溪里的小鱼儿也全都露了面。那时，村里的小孩，包括我，就会把下午的光阴浸在冰凉的溪水里，在溪底摸着神秘的童年岁月。河底的小鱼，都是一些身体透明的尖咀儿及鳍尾载满了星星的孔雀鱼。小鱼的行动非常敏捷，在水里就像闪电般快速，而我们这些小孩的动作要比它们更快，才可以把它们捞在手心中。因此，整条溪流，一到傍晚时分，就盛满了尖叫声，叹气声，笑骂声。那时，小鱼儿们也像遇到了大灾难般，四处流窜跳跃。溪的两旁，是高约六尺的堤岸，岸身长满了矮树爬藤。在水深及膝的溪流里，我们不知落日的讯号，只知要求把鱼儿装满一小玻璃瓶才罢休。

当一阵小雨过后，溪流会上涨，变成一条小河。那时，流水潺潺的小河就会载来了一位罕见的客人——鳖先生。鳖先生有长长尖尖的鼻子，椭圆的身形及细细的



尾巴。在这个季节里，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展开他们的猎鳖行动。他们从家里带来了用粗铁条磨成的尖茅，绑在一根木柱上，然后人儿站在岸边，使出看家本领，瞄准鳖的头，一枪飞过去。这支枪，不能飞向鳖的背上，而要乘着鳖头伸出来时，才刺过去。所以，不是神射手，是标不中的。当年，我虽然年纪小，但还记得当他们猎到鳖时，就高兴欢呼，把鳖先生抬回家，煮了一锅水，将整只鳖浸在热滚滚的烧水里。待鳖不动了，就拔壳除皮；鳖的肉拿来炒豆腐，鳖的壳，拿来捣水用。站在一旁看着这场大屠杀的我，常常这么想：这些鳖真可怜，它们是由那里来的呢？现在总算明白，原来它们是随波逐流，迷了路的一群，在异地遭受了不幸。如果它们留在家乡的大海里，肯定会自由安全地生活着。

大雨来时，小溪的热闹达到了高潮。它变成了一条盛满泥浆水的大河，深达四尺。这时，乡间的男孩往往掩不住满心的兴奋，在大雨滂沱中脱个精光，噗通噗通跳下泥水去，在黄泥水中载浮载沉。我在岸上看着两个不懂游水的哥哥喝着黄泥水。对能够在水里自由浮沉的男孩，我羡慕极了。他们

怎么会突然变成一条能在水中游的鱼呢？大雨后的河水是不平静的，它滚滚的奔流着。我虽然看得心动，有种欲下水泡它一下的冲动，但是，我是不能下水的，因为一会儿，严厉的老祖母就会寻到河边来，把我们赶回家。祖母说：滚动的河水太危险了。当年，我们兄妹三人那知什么叫危险？二个哥哥就算是吃了老祖母的一记藤鞭，也是一点不觉得痛的。

我十岁那年，爸爸又搬家了。这次是搬离了树林到一个不远的镇上。在镇上也有一条河，然而这靠近巴刹边的河，常常浮着死鱼死鸡，河水是灰褐色的。这只是一条载满垃圾的水道。于是，想念小河的大哥及二哥就带了我及小弟到屋后的椰林寻觅去了。

在椰林的边际，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溪。这条小得不能再小的溪，只有二尺宽，水深仅一尺。然而，溪水非常洁净，可以看到溪底的白沙。我们四人就在这条长满野草的小溪里泼水嬉笑，让冰凉的溪水在身上一年的流过。

溪流，为何有这么大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每个小孩的童年？溪流，是何方的精灵，带给孩子们永难忘怀的舒适与凉意？离开了河，

留下无比的眷恋，如今再拥有这条小溪，总算弥补心里的失落感。

往后的六千多个日子里，我们兄弟姐妹在这条溪流的呵护下渐渐长大。然而，溪流却老去，萎缩了，终于消失了踪影。

廿年的岁月，把我们孕育得高头大马，却把曾经是我们玩伴的溪流让野草掩盖。那天，我回到旧时的家园，特地去探望树林里的小溪。站在木桥上，我望不见那流水潺潺的小溪，只见一条细小的水带在野草丛中缓慢且呆滞的流着。小鱼儿没有了，鳖先生没有了，那群山芭的孩子也不见踪影。遗留下来的，只是当年的木桥。岁月的脚步太快了，不过一眨眼，万物俱变，童年的时光，再也不复现。如今，小村子里的小孩再也没有机会享受我们当年那段童年的快乐时光了。

离开小镇，我搬到一个繁荣的大都市，而小溪，离我更远了。

大都市里，有三个游泳池。想念溪水的时候，我就到游泳池去浸水，并且在游泳池里学会鱼儿载浮载沉的本领。然而，泳池的水却不能消除我心里的闷热。泳池里的水是静止不动并带着热气的，没有冰凉的感觉，它不但带一股药味，还盛着

人类繁琐的气息。在泳池，我感觉不到大自然的呼唤，体会不到生命的跃动。于是，我又响往那条梦中的小溪了。

没想到，在繁忙的城市外，我看到了一条未曾见过的大溪流。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制造了无数个小瀑布。啊！这一条美丽的溪流！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我想起童年放浪不羁的时光，想起哥哥弟弟们野孩子模样。原来，我对小溪的情意依旧如昔，我仍然能对着溪流忘我的欢唱。

把脚伸入溪水的当儿，一阵凉意由脚根直透全身。溪水冷得像冰，冻得令人打颤。慢慢地把整个身子浸入水中时，我真的不知要如何形容大自然的美妙。溪水不断在我身边流动，就像千万个小精灵在我身上的每个毛孔拂过。溪水的凉意把我带到一片飘浮的云端里。我尽情的把全身埋进了溪水里，让溪水淹过了我的脑袋，把一根根的发丝浸湿，把一丝丝的脑筋抽动，把童年的时光再次显现。

钻出了水面，顺手攀扶着身边的一粒大圆石，我让流动的溪水将我轻轻的飘动。平视着水面上的景物的当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旅美知名画家丘瑞河的意象图。在丘瑞河的油画中，他

常常画了一个或二个只把头部伸出水面的女郎。在他的画里，水面是平静无波的，明显的倒映着女郎的影子，而画面的色调是一片深蓝与浅紫。我常在想，丘瑞河是要从他的画中禅示些什么意念？睡在水中的女郎是要传达什么讯息呢？在这一刻，浮在水中的我，突然与他有了一种相通的了解、无言的默契。宁静、和平、安祥，不正是现在的写照吗？丘瑞河渴望一个平静、安祥的理想世界。他利用了超现实的手法来营造这种美好的景象。他在追求他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极乐意境。我不是一名幻想主义者，但是，此刻在水中的我，亦能感受画中的真实。我不就是一名睡在水中的女郎吗？玩水的人们在我四周热闹的叫着，笑着，谈着天，泼着水。而我，躲在一面溪水中偷偷的看着这一副大自然的图象，心中却充满了宁静，和平与安祥。原来，要把一颗心平静下来并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啊！

与大自然为伍，万象皆新；与大自然为伴，就能远离人类的市侩。小溪河流，载满了温情，撒播给人类，不分区域，不分种族，不分你我。溪水飘来的情意，让每个人都恋上了她。

流水潺潺，载走了人世

的沧桑，载走了我的童年，却载不走我对她的爱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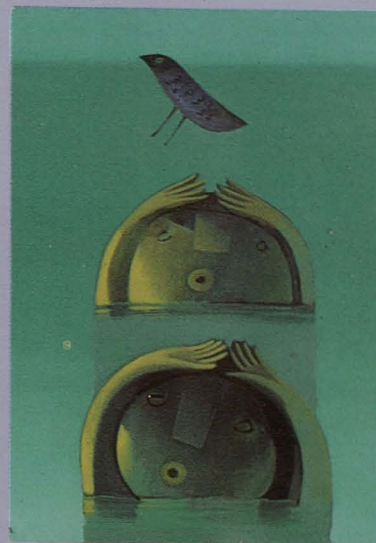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图 / 张培业

文 / 叶

# 掌声

一群掌声，被豪迈不羁的手拍得到处飞扬，有些呼啸而去；有些款款迂回；有些飘成流絮；有些舞成落花。曲终人散的时候，满地都是灿烂的掌声，在骄矜中，他细心搜索，终于找到了几枝鲜艳夺目的标本。

回到家里，他将它们装框挂起，一枝挂在厅堂；一枝挂在卧房；一枝挂在每天思想经过的地方……每天，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他以最明亮的目光，轻轻地梳理，轻轻地拭拂。

而日子就那样一天一天的过去，终于在一个清晨，他惊觉到那些掌声都不告而别了，只腾下几个空镜框愣

在那里；是它们厌倦了养尊处优的日子？还是他懈怠了对它们的眷顾？他苦思不解，恼怒中他狠狠地举起所有的记忆，狠狠地将它们摔成一地的云烟。

突然间，那些掌声出现了。

“还记得我们吗？朋友。”

“怎会不记得呢？十多年来对你们关怀备至，你们却狠心的离我而去！”

“朋友，你错了！你看清楚吧，我们并不是当年拥有过的掌声；那年的掌声，在你捡获时就已经枯萎了；掌声不是拿来收藏的，掌声需要飞扬”

“……”

“随我们来吧！朋友，生活需要空气，雨水和阳光，飞扬的掌声需要一片辽阔的草原。”

多么熟悉的一声呼唤

啊！

“来吧！朋友，在望无际的视野中到处你驰骋的方向！”

多么亲切的一把啊！

思索中，他毅然脚步，跟在那一群掌声头，朝着那一片草原飞去……

## 后记：

最近认识了一朋友，空有满腹情，却只能摆置去的荣耀中，谨一篇极短篇里的话，“掌声需要飞送给他们，希望能将它制成匾额在心中。”